

## 八 美 图

传下来，坐经台。忠孝卷，口难开。——圣谕

上有法令传下来，弟子遵命坐经台。

提起一部忠孝卷，犹如雪天里个梅花口难开。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世上多少欢乐多少愁。

多少高楼饮美酒，多少流落在外头。

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人生在世枉着闲气一场空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安国星君降临来。

宝卷初卷开，礼拜佛如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里开。

寿香炉内焚，寿烛放光彩。

大众帮念佛，老少免三灾。

酒字三点水，色字刀在头。

丢了色共酒，何等不风流。

饮酒不醉量为高，见色不贪是英豪。

非礼之财不可取，忍气吞声祸可消。

耐字没得忍字高，忍字头上有张刀。

为人要有几个忍，不犯法律哪一条。

他骑白马我骑驴，他的福气我不如。

抬头看见推车汉，比上不足比下余。

长江滔滔奔东流，靖江孤山像困牛。

弟兄道理莫淘气，妯娌不要结冤仇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古书一部，小学生今日开读，应先还朝代帝王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先还哪朝皇登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之上注有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今日所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确然不难。

昔年昔月明朝嘉靖皇帝登龙位，山河一统治乾坤。

大明朝嘉靖皇帝登殿，江山稳便，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皇皇有道讲不尽，国内该当出贤人。

贤人既不出边邦外国，也不出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在边邦外国，人生了三头六臂，和我们中原人作对，算不上贤人；要说出在荒山野地呢，独霸一方，自立为王，拦挡短路，扰乱江山，称孤道寡，更算不上贤人。

该应我主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贤人出得其则不远，出在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北门外柳家村，一人姓柳，名叫尚杰，同缘张氏太太为婚。

提到柳尚杰老人，浙江杭州有名声。

提到这柳尚杰，家中万贯家财，东库房堆金不堆银，西库房堆银不堆金，秤称银子斗量金，安童成对，侍女成双，鸡鸭成群，骡马成行。

前后园林碧波清，草积堆到九霄云。

屋上瓦片赛乌云，走出犬儿总像麒麟。

各位善人要问，这人家干豪富，可有多大的官职？万贯家财摆设好，大人官职就不小。柳尚杰在朝纲之中把官做，文宰相之职受皇恩。底高叫文宰相，就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身份。

张氏太太福气好，皇封一品正夫人。

老人来朝纲做官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坏人说话他不听。

当今天子多见爱，当作擎天柱一根。

可有多少同朝好友啊？

老人在朝纲之中把官做啊，满朝忠臣总是亲。

和他最知己最要好的，要数定国王张国寿。这个人和柳尚杰柳太师情同管鲍，义如关张，有手足之情，刎颈之交。也就是说，像现在的生死弟兄。格么他们是子舅道理。俗话说，亲不过弟兄，嫡不过姊妹。格老人可有下代？忠臣不绝后啊，绝后就不忠臣。夫妻福气，祖上德气，生到一子，来历不小，是天上安国星宿临凡。

三朝烧过解污纸，满月堂前就取乳名啊，取名叫做柳涛号，慢慢抚养长成人。柳涛号公子是天上安国星宿临凡，长起来一点总不为难。长到六岁，老太师就说：“夫人，养儿要读书，种田要养猪，养儿不读书，等于是养个猪。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，子女虽愚，诗书不可不读，请先生要教孩儿用功苦读，将来好龙门高跳。”

有了高官并禄位，祖先三代有名声。”

八方打听，拿南门水关桥脚下顾先生请家来教公子用功苦读。顾先生就说了：“门生啊，你吃乳么有乳名，肇开蒙读书了，我来帮你取学名啊。”“先生你帮我取底高学名？”“门生啊，你乳名叫做柳涛号，学名么就叫柳树春。”因为柳树春公子是天上安国星宿下凡，读书一点点总不为难。先生手举到哪里，他眼睛望到哪里，读到哪里就能熟到哪里，有过目不忘之才。老太师就说了：“夫人啊，一个人家单有文没得武，将来要吃旁人家苦，趁孩儿年纪轻，左右请武功教师家来教他，操练武艺，将来文武双全，高跳龙门，耀祖荣宗。”“太师，你说得有理哩，我总最依你。”打发安童柳能带十两银子：“安童，你替我八方打听，少爷年纪轻，还要习武，访到本事好格武功教师请家来，好教少爷再习武。”“哎。”柳能带了银子出去访师傅格，来外面多少时，眼睛一鞭，五十来天，齐头两个月，总不曾看到中意格师傅。格天子来到学场一望，格人不知多旺，足足有三四百个人围了杠。柳能说：“杠来杠做底高啊？干多人来杠我也去望望看。”跑到格圈圈身边对里边踮起来一望，来格圈圈当中站着一位出家僧人。格人底高腔调，身高总有一丈二尺，腰宽八围，头带毗卢古帽，身穿万佛袈裟，脚踏僧鞋，对格圈圈当中一撑，抱拳当胸，就口口声声年老伯伯年轻叔叔，有夫之妇叫贤嫂，高楼上小姐叫千金，“只因为我出门访友格，断了盘费喽，好了我沿小辰光学得点点毛拳，今朝只好献丑，借贵地来献丑献丑，打了好，你们也不要说我好，打了不好也不要说我不好，

识者不可当面说破，不识者，不可背后谈言。”

打打打，打得来了。这老和尚有多好格本事，一捣拳来地上打一个大潭头，一铁扫帚揷一条大圆沟，两脚轻轻一跺，双脚陷烂泥肚里去四尺。老和尚一个旋风，啵！单跳上去九尺外，双纵上去一丈零。一套拳脚打下来，看热闹格人，拍拍巴掌对上撂。柳能安童一看，呀，这个和尚本事好了，我来外面，恨不得两个月了，不曾看见本事有干好格人，拿出五两银子送到老和尚身边：“老师傅啊，你这个本事竟好哩，我这里有五两银子送把你么，把你买点清茶解解渴。”老和尚对他一望：“小兄弟，你太客气了呱，你送我干多钱啊？”“师傅啊，我请问你住在哪座宝山，哪座宝庙，你称底高宝号？”“小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不是你当地人。我住在嘉兴府三塔寺，我格法号就叫永远。”“啊呀，你是永远长老。啊呀长老，久闻其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乃三生有幸。长老，我就请你上我家去，我家少爷来家读书，还要习武啊，就没得好好师傅啊，你就上我家去，做我家少爷格师傅怎样啊？”“小兄弟啊，格倒不是横你交哩，我一生一世当中最度毒的就是带徒弟。你不晓得啊，小弟弟啊，我家些师兄师弟，不分细啊大，徒弟总拖拖好几个，出门就要惹祸。到哪里总说师傅不曾教育得好，弄师傅总坍大台，所以我最毒格就是带徒弟。”“哎，可惜了，我家少爷柳树春，一心要习武啊，老太师找不到好好师傅。”“啊？你说底高，你家少爷是柳太师家儿子呢？”“不错，他叫柳树春。”“小兄弟啊，提到这个柳太师啊，没得哪个不晓得，是大明朝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赤胆忠诚，忠心报国。提到这个人家要请武功教师，我倒准备去哩，旁人家用绳捆我，轿子抬我，我都不高兴去，提到柳太师家儿子要习武，我倒上他家去望望看。”

柳能安童就来前面走，永远长老后边跟。

来到柳太师家，柳太师亲自迎接，为永远长老不丑，办了羊羔美酒，好酒好菜好好款待。吃吃酒，永远长老就开口：“太师啊，倒拿你家儿子喊来把我望望看，可是习武格料子？”柳太师打发安童从小书房，拿柳树春喊得来。柳树春对永远长老面前一撑，就像铁树生根。人家说出门三相，确实不假啊。永远长老走柳树春头上望到他脚上，“嘿，老太师啊，我也不是帮你家这个儿子说大话啊，我要真心诚意蹲堂，教你家这个儿子习武格，我可以说，不超过十载，他格功夫，他格本事么，我大邦中原天朝上国，算不得全中原第一，最起码也好算到第二。”“嘿嘿嘿，长老，格知己么才请你家来格，不知己可请到你？”再来后花园高搭箭台三丈六尺，教他骑马射箭，舞刀使枪，跑步拉弓，柳树春一边学文，就一边习武。格柳太师是个宰相，他哪有功夫天天蹲家？他倒上皇城做官去格，又不来家。究竟先生和长老来他家多少时，一并十载，也就是说柳树春到十六岁喽。柳树春到十六岁，底高腔调？身高一丈，腰宽六围，脸上如同白粉，小伙子一等，竟好盖中原一十三省。说到文章，是文章满腹，无书不读，无诗不熟，文章贯穿直落；说到武艺，硬弓能拉到十八力，抱石如飞只嫌轻，一箭能射十三个金钱眼，箭箭能穿到穴中心，有百发百中的本领。

先生格天子和永远长老讲讲：“长老，我们来他家堂十载了哇，门生现在已经是文武双全，我们也家去么。”再就交张氏太太一讲，账目算了冰清玉洁，先生走了格，永远长老一把背住柳树春格手，“徒弟啊，师傅我肇家去了，你现在童子功、气功、金罩铁臂功、红砂掌、铁砂掌都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，只有呢，金枪锁撩法和点穴功还稍微只推板一点点，但不过交旁人比起来也可以喽。但是啊，徒弟啊，今朝呢这个武艺教把你，不是叫你去打人行凶。学会文武艺，要贡献帝王家，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，才是英雄本色。假使旁人要欺你，你也不要怕他，你打不过他格，你也不要愁，

你只要赶到三塔寺啊，师傅帮助你当身。”

永远长老要走了呱。张氏太太称出一千两银子来，“长老，这是你来我家十载个薪水。”底高叫薪水，新社会叫工资。永远长老眼睛一瞟，胡子一翘，“太太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格，

我来你家堂十载，你大出汗称千两银子把我啊？我就来外面卖艺么，千两银子不要一个礼拜就来格，来你家堂十载喽，就舍得称这点点钱把我啊。”“长老，格你要多少啊？你只要开口，我家家里银子还有。”“太太，旁人家请我也请不动我哩，我是见老太师忠心报国，大明朝里赤胆忠臣，我才上你家来格哩，旁人家也不要想请得动我，你说我可要你家钱啊？哨点拿钱收起来，称十两银子把我，做做盘缠路费家去么，就了当不得了够。我作为一个当家师傅，十载不来家，家里也不晓弄做底高腔调哩。”

张氏太太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永远长老格天子和柳树春洒泪而别家去格。

我们单讲老太师来皇城做官啊，格天子批阅文件到了半夜，拿笔对下一搁：啊呀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，我出来倒有十载了哇。啊呀，我家夫人女流之辈，蹲家当家把作不容易啊，我拿儿子、先生和长老总丢把她，我自己也说不过去啊。罢了，罢了，人家总说无官一身轻，我也干大年纪了，做官千年好，不如农夫半日闲，我不如告老还乡，回转家中，全家团圆，乐于清静，胜如在皇城做官啊。

老太师连夜就写起辞呈表章来，第二天五鼓三点，嘉靖皇帝上殿，文武百官都来朝驾。文官爬上金銮殿，武官站到牡丹亭。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“各位老贵公、各位老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速速展帘退朝。”柳太师赶快走前几步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奏来。”“哎，柳爱卿，有何本章速速奏上，孤家我洗耳恭听。”“万岁，微臣我年纪高大，

耳聋听不见钟鼓响，眼瞎看不见拜明君。

伏望我主来准本，赦放微臣转家门。”

“柳爱卿，你年纪过了半百，胡须都已花白，既然不为我孤家操心劳碌格，孤家一面准本啊，准你回转自己家门，赐你养老黄金千两，美酒百坛，绫罗百匹，等你老爱卿带回家中纳福去吧。”

柳太师一听赶忙启奏：“万岁啊，黄金千两我家有啊，不必我主费龙心，万岁，你赐我免见牌一面，等我好赶紧回转自家门，杠底高我总不要了。”“爱卿，你保孤家江山数十余年，功劳浩大，你空身打转家去，孤家也对不过你啊。来啊，国家宝库房里宝贝多了，当年黑水国有移墨珠一对，雌雄各一颗进贡到我中原来格，现在摆了宝库房里，孤家不如啊就把雄的摆在宝库房里镇国，把雌的赐把你，老爱卿带回家中保管。”

话音未了，穿宫太监把移墨珠拿出来格。有多大，白果干大，对龙书案桌高头一放，霞光万道，夺目难睁，放光刷亮。说：“爱卿，这个东西本身叫移墨珠，能移墨，又能避邪，还能辟妖，有福气格人才好拿。我孤家这个宝贝了，没得福气格人，拿了这个宝贝要害重病，落么么也没得命，如果哪里格贼要偷这个东西，他也偷不到。为底高呢？他没得福气拿这个东西，如果他要偷这个东西，这东西来袋子里叽哩呱啦会喊格，人也响杀得哩，所以他偷不到，你把这个拿家去吧，国家一旦要用，要到你家去拿格，国家如果说不用呢，永远摆在你老爱卿家中，就是你柳家的传家之宝啊。

移墨珠一颗赐把你，爱卿带了转家门。”

老太师谢主隆恩退后百步来到朝房。请来叙事官，交过印把子，到塘河叫舟船一只起锚拔跳，划船撑篙，

开起船来动身走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太师回转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顺风顺水来得快，到了钱塘县天妃宫。

转过弯前间到了西水关，调过纤，望见岸上三宫殿，转弯抹角，老太师格船来到自己家水码头上了。

得力家将报一个信啊，母子两个早知闻。听见一报，娘儿两个跑起来不知多俏。张氏太太迎接大人，公子迎接爹爹，厨房不曾歇手，就为太师办酒。吃吃酒，张氏太太就开口：“大人啊，你心也太黑得呱，你一出去就是十载，你拿儿子、先生和永远长老丢把我啊，你可晓得我来家有多苦啊？”“夫人啊，你也不要发火，你可晓得朝纲事情多端啊，我哪有功夫家来格？我这遭告老还乡家来格呢，少来夫妻老来伴呢，我肇不去做官了呢，总好格呢。”“太师啊，不是我怪你啊，你可晓得你来杠做官啊，我妾身也来家中盼望了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；一月不见，如三秋兮。

我你相隔十载整，如同隔得几十春。”

“大人啊，我们夫妻来相会啊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夫人，不提宝和珍拉倒，提到宝和珍，我这次从皇城告老还乡家来，万岁赐我镇国之宝移墨珠一颗，乃黑水国进贡得来格，雌雄各一颗。万岁拿雄的镇国，雌的赐把我保管格，你望望看。”柳太师从怀府里把白果干大格东西倒拿出来格，对台上一摆啊，是光彩夺目，瑞气千朵。“夫人啊，万岁说呱：国家要用，上我家来拿啊，国家如果不用，一落里摆我家里，就是我家传家之宝。我年纪也干大，记性又没得你好，遗失国宝犯法，头要挨杀，我就把你保管起来哎，总而言之，

你万贯家财好遗失，千万不能失落宝和珍。

不要小看一颗移墨珠，抵到我杭州一座城。”

张氏太太随手拿移墨珠收起来格。柳太师说：“儿啊，爹爹十载不来家里，你倒做篇文章把我看看看，你读书读到了底高程度？”柳树春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，磨磨大阁香，毫笔掭掭尖，做一篇文章。老太师头上看起，一目到底。“儿啊，不是父亲说你儿子有用啊，我在皇城里间是个文宰相，人家总说我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要叫我父亲现在来批你儿子格文章，确实是无法来批啊！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你的才学已经超过了我。走啊，到后花园去，再习点武把我看看。”来到后花园，柳树春拿衣裳一撩，随手打拳，一套拳脚打下来，是面不改色心不跳。柳太师哈哈大笑：“儿啊，你现在是了当不得，说到文章文章好，讲到武来武艺高。”回转到家中，他们仍然开怀痛饮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老太师本来好吃多少酒，本来好吃到一斤酒，因为格天子高兴，吃得二斤，啊呀，还要吃，吃得是浑身放汗，遍体生津。“儿啊，这个酒竟甜哩，竟好吃哩，我还要吃哩。”“父亲啊，你吃得不少了，不能再吃呱。”“唉，我还要吃哩，竟暖哩，拿窗子开开来吹吹风，等我今朝出劲吃格惬意哩。”老太师跑到前间拿窗子一开，外面一阵阴风对家里一窜，身上总出得透湿格，把格风拿起来一惊，拿起来一激，像照现在所说伤风感冒喽。请医生来看，哪晓不上医生算啊，看到他格病，看不到他格命啊。格天子对床上一困啊，一下子阴沉过去大半天，张氏太太和公子坐了床帮上陪他了。老太师一忽醒过来，看见夫人和儿子坐了床帮上，拿手走被肚里伸出来，背背张氏格手，眼泪只是对外流。老太师喊声：“夫人啊，我总指望从京都皇城里告老还乡家来啊，

我们夫妻两个同过一百岁，哪知地府里格阎君干无情。

我现在浑身热起来如同炉中火，冷起来如同水生冰。

我一歇寒来一歇热，寒寒热热分不清。

我这遭一命呜呼丧残生啊，丢下你们母子啊两个人。”

又背背公子柳树春格手啊，老太师哭得更加伤心：“心肝啊，人家总说要望子成龙要望子成家立业嘛，你家爹爹这遭一命呜呼归地府啊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心肝啊，

我这遭一命呜呼丧生，你要孝顺你家母亲一个人。

你如果来阳日三间行孝道，我来阴司也照应你当身。”

老太师来杠哭呀哭格，一口气对喉咙口一郁，豆腐店关门，只好歇作。只看见他两手来杠伸，两足来杠蹬，喊喊又不做声啊，浑身汗毛根根竖啊，喉咙口断了来回气啊，牙关骨咬了杠紧腾腾。才上来当他困着得格，等上蛮多时，拿他身子一翻，望见里床馋沫滴上一摊，头朝杠一折，望望一点气总没得，张氏太太手到他额头高头一掀，冰冻三阴。“儿啊，不得了了呱，你家爹爹早已死了呱，肇身上总阴了呱。”张氏太太跑到前间一把来捧住啊，喊声：“大人啊，我们夫妻两个讲讲说说么，你也像个话八哥啊，你现在困堂再也不作声。大人啊，

我究竟前世里作了多少孽，今世里烧啦多少断头香。

拿我丢了半路上，下不下上不上，夫妻两个不久长。

你来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行，等等你家夫人啊一同行。

大人啊，你慢慢走来慢慢跑，我们夫妻同过奈河桥。”

娘儿两个哭得肝肠欲断，如同万箭穿心。家里哈里哈去格安童，呆咕唠叨格梅香，也来解劝了，背起张氏太太格衣裳角落，嘴么一张，舌头一搭：“主母太太，你不要哭嘎。现在已经死啦得，早点买口棺材家来拿他置啦得，抬他田里窖啦得，省得你们蹲堂嚎杀得。”“你格累堆鬼，你格累堆鬼，我家老大人在世，那三桩推板你，你要对他干狠心做底高？”

柳树春就说了：“母亲啊，人死了不得复生，草枯了才得逢春，爹爹既然过了背，应该拿他收尸入殓。”

张氏太太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再买大大沙枋棺木一口，就拿老太师收尸入殓，请僧道两班做斋设醮，超度老人之灵。
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公子做磕头礼拜人。

超度已毕，请大家帮忙，拿老太师棺木送到田里入土为安，栽松植柏。柳树春就说，“我家父亲怎干倒霉格，来皇城里间伤风咳嗽总没得，家来啊害了一场病，哪晓得不曾有格命，人家总说黄连苦啊，他比黄连苦三分。母亲啊，按道理我要蹲家守孝格，我坐了家里就想到我格父亲，我眼泪就不得干啊。我准备上师傅身边去哩，师傅对我说过。我桩桩功夫总学到家喽，只有金枪锁撩法和点穴功，还稍微推板一点点，我去叫师傅教我精了哩。”“儿啊，你千万不能上嘉兴去啊，上嘉兴府干远格路程。心肝啊，你假使上嘉兴府三塔寺望师傅，

来半路之中有个长和短，要断你家父母啊后代根。”

“可是啊，男子要闯，女子要圆，你总不见得一落里拿我关了家呢，我也十六岁了。”“儿啊，格你真正要去嘛，我来拿桩东西把你防身啊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有底高东西把我防身？”“儿啊，你忘得了，你家父亲告老还乡家来，有镇国之宝移墨珠一颗，我收了箱子里，这个东西能避邪辟妖格，你拿这东西摆了身边，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格堂子，随便底高鬼怪、随便底高邪，他不敢上你身上去啊。”随手走箱子里把移墨珠拿出来格。“儿啊，你不能走陆路上去，陆路上坏人多了，假使这个宝贝叫旁人抢了去偷了去，遗失国宝犯法，你头也要挨杀呀。你弄船走水里，拿宝贝移墨珠贴身摆了怀府里间，人家就偷不到你这个宝贝。另外呢，你可是个人上三塔寺去？”“母亲啊，格不，有柳兴安童，一落里服伺我读书习武格，就像嫡亲弟兄道理干好喽，我准备和柳兴同去，再弄一条船，带足路费银子，拿宝贝移墨珠摆了怀府里间。”这遭，柳树春和柳兴两个人，

肇身坐舟船就动身，赶往嘉兴一座城。

水路蹲舟，非止一日。格天子来到嘉兴，船一靠岸，把锚拿起来一抛，接脚板一搭。“柳兴啊，我上三塔寺了，去望师傅了，你蹲堂看船哇。”“哦，少爷，好格。”柳树春步行跑到三塔寺打听到格堂子，抬头一看，寺院上间三个大字“三塔寺”。哦，师傅就来这里间啊。站到门口，头对里间一够一望，天井里间有一个和尚来下刷地。“请问你这位老师傅啊，这里可就

是嘉兴府格三塔寺？”“施主，此地正是三塔寺。”“老师傅，我请问你，你家当家师傅也就是我家师傅，永远长老可来家啊？”“你是？”“我是杭州钱塘县柳家村格，我就叫柳树春啊。”“是柳师兄啊。柳师兄，当家师傅家来就提到你了格，他一生一世啊，就带到你这一个好徒弟啊。”“啊呀，师傅帮我说大话格，我有底高好呀，师傅可来家啊？”“来家底高了，柳师兄，你来晚了三天喽，当家师傅走了呱。”“上哪去格？”“访友格。”“格关底高事啊，我不好蹲堂等等啊，你倒愁他不家来。”“家来底高格？我来了几十年了，才看见当家师傅三趟哩。有一回出去访友，一别十八年才家来格，家来三天不曾到夜，又走了格。说来你家格，又是骑跨十载，堂三天前连夜才走格了。这一次出去啊，可能要等十头二十年才家来了。”柳树春一想，格蹲堂等底高哩，十头二十年喽，我倒三四十岁了哇。“老师傅啊，你对我家师傅说就说我柳树春来望他格，叫他家来呢赶紧上我家去，就说我有重要事情要找他。”“你不蹲堂等等啊？”“我不等了，师傅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家来。”“柳师兄，你要走啊，师傅有个古怪脾气格，弄不好三天不到夜，他就家来格也不晓得。”“我不登堂等喽，他又没得一定什么时候家来，我走喽。”

柳树春气塌塌来到船上。柳兴问：“少爷，可去望见你家师傅啊，可曾望到他啊？”“望底高哩，师傅出去格。”“上哪去格？”“访友格。”“格不好蹲杠等等啊。”“等底高喽，那个师傅说格，我师傅这一次出去可保要等十头二十年才家来哩。走，开船家去啊。”“少爷，你家去做底高咯？”“格蹲堂有底高事情哩，师傅又不来家。”“少爷，长干大，你上嘉兴来了几趟哩？我才头一回来哩，我要帮主母太太上嘉兴城里来买东西。听人说嘉兴城里人也闹热煞得了，你赶紧家去做底高咯，来也是来了格，格我们不如到嘉兴府里散散心啊，晚拉几天转家门。”柳树春把柳兴一杠，想想蛮丧，拿银子包袱就对船舱里一摆，平基板一盖，不看船，两人总到岸上相去格。格嘉兴城里间闹热了。望见格街里间招牌多了，有金字招牌、银字招牌、如意招牌、白鑽招牌、红漆招牌、黑漆招牌，有挂招牌、墩招牌、坐招牌、烧饼店里斜雀花招牌、油条店里绞正帐招牌，招牌对招牌就像雪片，可保有一千多样：

一本万利是典当，二龙戏珠是钱庄。

三阳开泰南货店，四季时鲜水果行。

五颜六色绸线店，六谷囤积是粮仓。

七星宝剑兵器店，八卦灯笼是混堂。

九江运来瓷器碗，十字街上卖茶坊。

柳树春和柳兴，格天子跑到十字街坊一望，格人不晓多旺，就像东海里波浪。柳树春就说：“柳兴，杠干多人来下望底高哇，走，我们也去望望看。”柳树春交柳兴硬杠到个圈子里间一看，看见圈子里间跪了两个女格，一个中年妇女，四十来岁，一个小姑娘，十七八岁，两人总对杠一跪，拿头对杠一低。“拿头低了杠？少爷，格两个人可是犯底高罪啊，怎总跪了杠块格。唉，她格面前有一张纸头来杠了，我又不识得几个字，少爷，你去望望看。”

柳树春跑到妇女门口一望，格纸头是底高，原来是一张难单，柳树春拿起来一望，纸头写格底高东西：“难妇王氏，夫马晓侯，解粮官。因长江失风，问疏忽之罪，关进监牢，罚纹银一百两整。只因家境贫寒，出于无奈，有亲生女儿马娇蓉自愿卖身，身价一百两银子整，自卖之后，只愿为奴为仆，不愿为妻为妾。请来往行人，过路君子大行方便。难妇王氏。”

柳树春头上看起，一目到底。“王奶奶，你家有几个女儿、有几个儿子？”“少爷，我家一个儿子总没得，就该这一个惯宝宝女儿。”“啊呀，奶奶，就该这个女儿，你怎拚得卖啦得格？”

王奶奶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少爷，不是我罚她来卖呱，我家女儿她自己要来啊，我也没得办法。”“奶奶，你家小姐年纪虽轻倒是个孝女。她格孝心感动天和地，青天不负孝心人，你赶紧拿难单收了得，一百

两银子你不要愁，一百两银子我赠你，赎她家父亲转家门。”柳兴拿柳树春背到旁边：“少爷，你说得便当，送她一百两银子啊？身边只该十来两银子零用格，银子包袱来船上船舱里哩，假使说叫这个奶奶蹲堂等，走堂块跑到船上就十八里路，一来一回三十六里，格不叫这个奶奶等了心焦杀得，你怎思量到说送她一百两银子格。”“啊呀，柳兴，格我才间倒说得格，人家总听见格，没得钱把她么，人家要说格。唉，不要紧格，我格宝贝移墨珠来怀府里了，先到典当里去典啦得，明朝再用钱好到典当里去赎格。”“少爷，出门格辰光，主母太太说格，你万贯家财好遗失，千万不能失落宝和珍，你怎好拿宝贝去当啦得。”“啊，奴才，我典啦得又不是弄啦得。”“好呱，我随你。”“唉，你不要光火耶。”柳树春跑到王奶奶身边，“王奶奶，我才间倒说送你一百两银子格，身边没得干多啊，我格银子呢，摆了前间呢我家朋友家，你蹲堂等等啊，我一歇就来格。”交柳兴两个人不肯耽搁，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跑出去不曾有多远啊，一片大大典当，六间头门面。柳树春跑到里间一看，格先生只有呢二十岁上下格腔调。他拿移墨珠从怀府里倒拿出来格，对柜台高头一摆：“先生，我典当哩。”小先生望望，“只鬼鬼大格东西，可就当格白果干大的珍珠啊？”“唉，是的。”“是的，你要当几钱？”“我急需一百两银子，我就典百两银子嘛。”小先生眼睛一暴，手指头直戳，“死开点，你见我年纪轻，不识货，这鬼鬼大珍珠值到一百两银子？你回头不来赎，我不人也霉煞得。”柳树春被他一吼，不但不生气，相反倒赔笑脸，“嘿嘿嘿嘿，啊呀，小先生，你也蹲堂做底高生意啊，你又不识货，你也做生意啊，只好说我急等要用一百两银子，不呢格句话，你就出一万两银子把你望望，我也拚不得格。”“啊咿喂，你底高宝贝呢？我进去喊我家老先生出来望望看。”

拿老先生汪广才汪朝奉喊得来。汪朝奉是底高人，原来来柳树春家里典当里格，他说年纪大了，家去纳福格，谁晓得家又把这个人家请得来了。汪朝奉跑到外面一看，“啊呀！少爷，你怎干稀客格。”“啊呀，汪先生，你说来我家年纪大了，不愿意再蹲外面站柜台，你家去纳福格，你怎又来堂块格？”“少爷，这个堂子就叫六里街，这个典当呢，就是六里街钱庄华顶山老人开格，他见我识货啊，来家没得事，就拿我请上他家来了。”“好格，先生，蹲家也是闲啦得，出来散散心。”“少爷，你到堂来做底高啊？”“老先生，我来当当格。”“典底高东西啊？”“就典这个移墨珠格。”“少爷，哨点拿这个东西收起来呀，这里小先生不识得，当也不识得，这个移墨珠整个我们中原就该两颗，也是黑水国进贡得来格，因为万岁见老太师忠心报国，才赐把他保管格，你怎好拿这个东西来典啦得啊？”“先生，我急等要用一百两银子哩。”“宝贝收起来，我送一百两银子把你。”“我不，你干大年纪，我要你一百两银子做底高？”“格我借嘎一百两银子把你可好呀，我不要典当。”“又不你格，到夜盘账，账不得平么，再弄你烦神。”“格你说怎弄啊？”“典把你，格你不要么，我只好到旁人家去当。”“啊呀，这个东西不好典唉。”“啊呀，不好典拉倒，我走喽。”拿起宝贝来就跑。

汪先生想，我们这里六里街，一条街是六里长，三十六爿典当，假使说当到不良的人家去，把人家谋占了去怎得了哩。“少爷，来，我典把你啊。”柳树春打转跑到柜台面前，“老先生，因为我和你认得格，格么能够当把你么，我再好没得。”汪先生拿沉香匣端出来，拿移墨珠收了沉香匣里，摆到柜台底落，弄东西遮起点来。“少爷，这一百两银子我典把你啊。因为你明朝就来赎，我不值得开典票啦，我就来流水账簿上面登记下子。另外呢，再写个白纸头条子把你，你反正明朝就来喽。啊，你看就能呢写可对啊：‘浙江杭州钱塘县柳太师之子柳树春，移墨珠一颗存在隆兴典当，付纹银一百两整，明早赎出，利息分文不取’，你看可好呀。”“先生，好格好格好格。”

他拿到百两银子，拿到一张白纸条子走了格。上哪去？跑到十字街坊王奶奶身边，“王

奶奶，我格钱拿来呱，你这遭拿难单收啦得，你肇好家去了。”

王奶奶闻听这一声，恩公连连叫几声。

今朝你拿一百两银子送把我，你是我天大一恩人。

恩人唉，我家向后没好处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假使我家向后有了翻身日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

“恩人，说到现在，我也不晓得你家住何方贵地、尊姓大名，你留格名姓把我么，将来好报答你。”“奶奶，百两银子也留底高名姓，留他去。”柳兴说：“少爷少爷，你虽然十六岁喽，就是个硬头呢，送掉百两银子，告诉人家一个名字，也关底高事啊，你不说，我说。奶奶，我就叫柳兴，这是我家少爷叫柳树春，柳尚杰柳太师就是我家老人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柳太师家儿子啊。”

格马娇蓉小姐骨气有多沉重，一脚跪了杠，头低了杠块，不好意思拿头抬起来，听见说他叫柳树春，柳太师家儿子，马娇蓉突然拿头抬起来，对柳树春一望，一望赶紧拿头又低下来。这个小姐有多好格记性，就看见柳树春一面，多说点嘛，只好两秒钟格腔调，家去拿钱交啦得，拿父亲从监牢里赎出来，为了不拿这个恩人忘记啦得，把绸布拿得来，把红绿丝线拿得来，拿柳树春格相貌就绣了这一块绸布高头，供了当中家菩萨台高头。

早起端粥，中午端饭，夜里端夜饭。一天三顿，烧香点烛，而且也拜也供他。这马娇蓉有多好格福份，将来要做到正宫娘娘，说君不拜臣、父不拜子，柳树春背不起她拜啊，实际上拜他没得好处，只有坏处，落么么柳树春霉了要死，就害了她天天蹲家拜。此是后话，我们不必前提。

格柳树春、柳兴送啦百两银子要走了。突然前间来一个人，身高一丈开外，秤高头称称不轻，足足有三百二十来斤，身材魁伟，捣拳有碗口干大，手膀子像辘轴，跑到柳兴身边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“狗贼，吵啦我格美事，吃我一拳。”嘴说这话，一捣拳冲过来，柳兴身子一偏，推板点点，不曾打到他。

“狗贼，你好好蹲堂跑跑路，你打我做底高东西？”“吵啦我格美事，不打你打哪个啊。”“喔，你真要打？你真格要打？老子比你会撒野。”柳兴到交格老朋友打起来格，说身大力不亏啊，确实不假。柳兴打打，倒打不过格个人了格。柳树春一看，柳兴要吃亏喽，用手指头对格老朋友一点，“你可真要横凶啊？”这个老朋友倒像老水牛倒下去格，为底高？用点穴功点了他格穴道高头倒下去格，老朋友因地落直把嗓子就喊：“地方救命啊，啊咿喂，我浑身总直轴得哇。地方救命呗。”看热闹格人多啰。大家就说：“你不要害人，他离你干远，他手指头又不曾霍到你，弄手指头对你一点，说你可真要横凶，你就困下来，格又害底高人啊？”“唉，我浑身总直轴得哇，不好了哇。”柳树春来到前间，用脚对他身上一踏，说：“吵啦你底高美事，子午卯酉说得清清爽爽，我饶你一条残生性命，否则你今朝难有残生性命。”

“唉，英雄，不要把苦我吃，我告诉你。我就住堂西门街上，我姓邓叫永康，家里有一房妻子，我嫌她长了不美貌，今朝出外散心格，看见马娇蓉长了干体面，来堂卖身，虽然她说只愿为奴为仆，不愿为妻为妾，像照我干大格力气，家去也愁困不到她来，连摸是摸，身边没得干多钱，上亲眷家去借钱格，连三拿钱借得来，你们拿一百两银子送把她，她家拿难单倒收啦得格，你这可是吵啦我格美事啊。”“就为这个事情要打人啊？”“是的，就是为这个事情。”“不说谎吧？”“我一点点总不说谎。”“不说谎，我等你走啊。”用脚到他屁股高头哗嚓一脚跟一踢，解开他格穴道。邓永康一个趟子溜啦得格，看热闹格人拍巴巴掌蹲杠笑了，“现世啊，现祖宗八代世啊，才间违了不走，就少这一脚跟，一踢到死走了格。”

不提大家欢乐，柳树春交柳兴也上船上去了格，走了格，我们再讲华顶山。

格典当里华顶山是底高人？是个小气鬼，他格绰号叫小九九啊，就是说旁人弄格事情，

再好点，他总不放心，还要再去望下子。格天子跑到典当查看，看见这个流水账簿高头写格：“浙江杭州钱塘县柳太师之子柳树春，移墨珠一颗存在隆兴典当，付纹银一百两整，明早赎出，利息分文不取。”心上不好过啊，“先生，不剩二年，这典当就被你忙躺啦得呱。”“大人，你这底高话啊，怎干不到二年典当被我忙躺啦得？”“你望望看，一粒鬼鬼大格珍珠，典一百两银子把人家，情丧典票总不曾开，就写格白纸条子，假使人家不来赎，不就凭空撂了一百两银子啊。二年一来，典当不倒你手里，倒哪手里啊。”“大人啊，你不要发火啊，这粒珠珠价值连城，不要说百两银子，万两银子总买不到啊。”“把我望望看，底高宝贝？”

汪先生拿沉香匣端出来格，把格白果大的移墨珠拿出来。华顶山拿了手里横望竖望，先生你不要骗我啊，这个珠珠是个没用头珠珠。“哎呀，大人啊，你不识得么不要乱说。来耶，人说没用，我弄把你看看。这个流水账簿记格账，哪家典底高东西，当多少钱，到几时来赎，利息多少，总有个账记了高头格。”汪先生拿盖板一揭，拿移墨珠走头一排滚，滚到第二排，第二排滚到第三排，拿这一本本子四十来张，一下子滚到落么么最后一张最后一排，格本子高头倒个字总没得哇。为底高？这个移墨珠能移墨格。“大人，你望望看，这可是宝贝，可是宝贝？”

华顶山把格账簿拿起来一看像鬼跳，一跳八丈高。“先生啊，肇不得了了呱，再拆屋卖总来不及了呱，人家要典东西，明明三两银子，他说三百两，再一点点依据总没得呱，肇怎弄哎？”“大人你不要发躁，我说这个是宝珠你又不相信，望好了。”汪先生拿格账簿反过来，走底板落么么第二张最后一排，倒过来对上滚，滚到账簿头一张上间头一排，格字倒又出来了格。“大人你望望看，这可是宝珠啊？”

华顶山把格账簿拿了手里横望竖望，字倒总出来了格。唉，这东西竟好哩。“先生，你拿这移墨珠借把我了。”“大人，柳树春明朝一早就来赎呱。”“哎呀，借把我耶，我明朝一早就送得来。”“大人，借把你做底高咯？”“格天子买了三百亩田啊，交人家做个手续是活契，中证人总盖了章来上，你拿这移墨珠借把我，我家去拿活契格活字滚啦得，拿活契改做绝契，中证人总留了高头，空了上间。我家去一歇歇辰光，就忙到二三百亩田了。”

他可是真正家去拿活契改绝契啊？不是的，他就想拿这个移墨珠借家去就不还得来，就想抢占这个宝贝，赖到这个宝贝。“嗨！大人啊，格借把你，你要拿得来呱。”“我明朝一早就送得来格。”格典当他家的，只好拿宝珠把他。

宝珠拿到手，华顶山就家去喽。他家家里哪些人手呢？夫人是柴氏，没得儿子，养到一个女儿叫爱珠。提到这个爱珠呢，是终南山何仙姑仙家格徒弟，蹲家心焦，柴氏太太拿内侄女柴素珍接得来，表姐妹两个做伴格。柴素珍也是终南山何仙姑格徒弟，就算上姑娘伯伯家来吧，也带一个梅香叫小桃同来格。交这个梅香同来到姑母家，表姐妹两个做伴啊。华顶山这个老棺材，冲啊冲啊，他不把这个宝贝拿夫人身边去，拿到小姐楼上来，跑到华爱珠身边。“女儿啊！”“哎，父亲啊，你今朝怎干高兴格？”“姑爹啊！”“啊哟，内侄女也来堂块啊。”“我也来堂陪表姐姐格。”“好格，告诉你们，今朝我从十字街坊经过，一个山东化儿来杠变戏法，被我学会来格。”“姑爹啊，你学到底高戏法？”“拿格丹青脱得来。”底高丹青？现在叫画张，脱得来格。“你们表姐妹两个望好了啊，我弄手走上间对底一抹，这高头丹青就没得格。你们再拿张新纸头来，我弄手走底落对上间一抹，丹青就到格一张新纸头高头去。”“哇，有干好格本事来？”“我来弄把你们看啊！”

他弄格移墨珠夹得手指头丫里格，走上间对底一抹，移墨倒移啦得格，弄手走底落对上间一抹，这个丹青就到这张新纸头高头来。柴素珍心上就想：这个丹青是印了高头格，把他手抹抹就抹啦得，有干好格本事啊？不对。我家姑爹大人弄这个手按了格个手高头，可保格手肚里有底高来下了。“姑爹啊，这张纸头虽然新格，没得格旧纸头好，你还变戏法，拿这

个丹青变到格旧纸头高头去。”“啊呀，格笃定，内侄女啊。”

他拿个手又走上间对底抹格，抹到半上当中格辰光，柴素珍背住他格手脉脉拿起来一挤，叭嗒，移墨珠倒抛了台上格。“嘿嘿嘿，姑爹，不是你会变戏法，是这一粒珠珠能够移墨格，你当我不晓得，你只好骗表姐姐，你骗我骗不到格。你这个珠珠走哪里来格？”“买格。”“你来哪里买格？”“我来街上买格。”“买啦多少钱啊？”“买啦五十两银子。”“格倒便宜了，姑爹。”

华爱珠说：“爹爹啊，我家虽然万贯家财，我家一桩宝贝总没得，你拿这个珠珠要把我保管。”“女儿啊，这个东西不好把你保管啊。”“我就要保管。”“不好把你保管。”“爹爹啊，我就要保管。”“没得把你保管，就是没得把你保管。”“爹爹啊，格你帮我取格名字叫底高啊？”“你叫爱珠呢。”“格原我就叫爱珠呢，我就爱这一粒珠珠，你拿这一粒珠珠就要把我保管。”就该这个惯宝宝女儿，肇就拿这个移墨珠把小姐保管，小姐华爱珠有这个福气得这个宝贝格，肇就收了箱子里摆起来格。

不提这移墨珠不来典当里，我们单讲柳树春。

柳兴来船高头，这个东西遗失啦得有晓谕了，柳兴困到半夜来船上就做响梦，直把嗓子就吵：“少爷，不得了了哇，隆兴典当火烧了，移墨珠挨烧啦得哇。”“移墨珠挨烧啦得哇？你格奴才，你长千里眼来，你看见隆兴典当火烧来？”“少爷，格我才间来下做响梦嘎。”“不错，你是做了响梦，快点困。”困了不曾有个钟头，他倒又喊起来格：“少爷，不好了哇，移墨珠挨强盗抢啦得哇，挨强盗抢啦得归，挨贼偷走了哇。”

“你格奴才，我被你吵了半夜总不曾困得着。起来嘛，去拿宝贝赎家来，不要弄你蹲堂困不着，蹲堂吵。”两个人起来洗洗脸啊，又不曾吃早饭，跑到隆兴典当底高辰光啊？才蒙蒙天亮，汪先生正来下脱达子开门啊。“先生啊！”“哟，少爷你怎早格？”“我来赎宝贝格呢。”汪先生赶紧端张凳对门口一摆：“少爷，你坐坐哇，宝贝一歇歇就到堂块格。”“先生，我格宝贝不是来你格沉香匣嘎，怎得宝贝一歇歇就到堂块嘎。”汪先生为主人要面子了，他不说华顶山老人，拿家去弄底高活契改绝契。“少爷，昨天你走了之后，有我家大人查看典当，晓得你有宝贝来堂，家里太太要看，借家去看看格，他说一早就送得来格，大概就来这一歇歇辰光要到堂喽。”

柳树春蒙蒙天亮到杠，大概几点钟腔调？像现在所说，五点多钟就到了，等到底高辰光，等到小中倒有十点钟的腔调，也看不见宝贝来。柳树春又不曾吃早饭，肚里也饿。“先生，你说宝贝一歇歇就到这里，到现在为底高还不到这里，假使人家不拿得来，宝贝遗失啦得，你可赔得起？”“少爷啊，你不要发火，我家大人说得一早就来格，他又不来。就能样，我交你同上他家家去总好格呢，到他家里去拿，他总归来家里呢。”

先生就在前面走，主仆两个后边跟。

汪先生拿他们带到高厅，“你们蹲这里等等，我进去让我家大人把宝贝拿出来。”外间恨不得都吃饭了，汪先生跑到华顶山卧室，华顶山还不曾起来。华顶山在哪里？困了床上，头也缩得被窝里，来下定心困觉。“大人啊，你还不曾起来呢？”“先生，我马哨起来了。”“柳公子蒙蒙天亮就到了我典当，你说天亮拿宝贝送去，你怎不送去？我同他们来了格，实事求是在你家高厅上等。”“先生啊，典当事情多了，你不能尽顾蹲这里，我马上就起来格，我要亲自拿宝贝交到柳公子手里。”“你就先上典当去么。”先生跑到高厅上，“少爷啊，我家大人对你客气了，他要亲手拿宝贝交到你手里，典当事情多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汪先生走了格，柳树春交柳兴坐高厅上等，一等也不来，二等也不来，望望他家高厅上，挂了一幅对联在那。挂个底高对联？

堂前富贵千年乐，闺阁荣华半子传。

柳兴果是服伺柳树春读书习武，多寡识得两个字格，落么么三个字他识得格。“半子传”。“少爷啊，我们走吗？”“奴才，宝贝还不曾拿到，上哪去？”“就怕宝贝要不到了呱。”“你怎晓得格？”“你望望这个人家就不是正派人家，他这个对联上面都是写个半子传，哪家儿子也有半个儿子来，可保这人家女格不正派，交旁人绞七廿三养格，这个是歪山头人家，就怕这宝贝要不到喽格。”“奴才你轻声点说，让他家听见不得了呱。”“底高叫半子啊？”“女儿女婿才算到半子，这个人家能够挂这个对联来这客厅正中，就证明他家就该一个女儿，没得儿子。”

华顶山家没得香烟后代根，只有一位女千金。等到底高辰光？像照现在来说中午过后喽。华顶山缩啊缩，拖鞋搭脚，一头扭衣裳，一头对外跑。“你可是柳公子柳树春？”“啊呀，你就是华老伯父。”“正是正是，来坐坐，坐坐。柳公子，耳闻你年纪虽轻文武双全，倒是后起之秀，将来皇上科考，你文武双全高跳龙门，你可以耀祖荣宗，就可以替祖争光。”

华顶山东说扬州西说海，来杠恨不得讲上半个钟头话，就谈不到移墨珠三个字。柳树春又不曾吃粥，中饭也不曾吃，肚里么人总饿杀得。他又不谈移墨珠这个事情，心上人总躁杀得。“伯父啊，不瞒你嘛，我是来拿宝贝移墨珠格，你赶紧拿宝贝把我，等我好早点走。”“少爷啊，到哪里有格移墨珠，我从典当家来从十字街坊经过，倒把贼偷走了，不然我不拿隆兴典当去把你，我不好意思去，宝贝弄啦得格。”

柳树春当他开玩笑。“伯父啊，哪里格贼长弯眼睛偷到你格宝贝，他怎晓得你袋子里有宝贝在里面？况且我家这个宝贝，人家偷不走，哪里格贼碰到这东西，它来下叽里哇啦会喊格，喊了人也响杀得，把我好等我早点走。”“没得格，真弄啦得格，就算我倒霉，算我倒八百世里霉格好了，本来你当一百两，我只要赔二百两，今朝我赔五百两把你总好了呢。”柳树春把他一说，真当没得格。柳兴就说：“少爷啊，我在船上做梦，说移墨珠挨强盗抢啦得格，挨贼偷啦得格，你说我胡头乱说，移墨珠可有了，格挨强盗抢啦得，挨贼偷走，肇可有了，不动手宝贝是不得出来格。”

嘴说这话，对柳树春瞄眼睛做关目。柳树春交柳兴两个人，拿他家高厅上一张红木八仙台，咣咣弄翻过来。个人背住两只台子脚，拿起来一撕，

台子脚当作兵器用，决不容情半毫分。

撒野哟，在那乱呼乱打。华顶山吓得溜啦得格，溜到哪里，溜到自己的卧室，溜到床里家，对床上一通，拿帐子一下，躲起来格。柳树春交柳兴两个

乒乓兵，乒乓兵，家里打了直笼通。

椽子打了荡叮当，山头上冲了开天窗。

门口掼了画眉笼，香几台上撞了自鸣钟。

打了一塌糊涂，梅香听见隆隆响去望格，一望家里挨打了不成腔调。“不好了，不晓哪里来格两个人，怎拿我家打了这个腔调，我赶紧去报，报与柴姑娘知道。”柴姑娘就是柴素珍，柴素珍在哪里？交小桃梅香来后间花园里散步。“柴姑娘哇，快点，不晓得哪里来了两个人，拿我家高厅打了一塌糊涂。”

柴素珍交小桃两个人，放趟子跑到高厅一看，眼睛都发暗。柴素珍气了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对那一站：“何方来的野种，竟敢到华府来撒野，你可称过四两棉花纺一纺，我华府可是省油灯。”小桃脾气丑、性子躁，倒交这个柳兴安童打起来格，肇柳树春交柴素珍也打起来。

梅香赶紧报告柴氏太太：“主母太太，不好了，柴姑娘交小桃献大丑了，把两个男格背住脚膀朝外拖。”

柴氏太太闻听到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来到高厅，跑过一看，吓得浑身冒汗，“二位英雄，请你们不要动手，华顶山是我家大

人，我乃是柴氏，有话好说，不能再打。”

柳树春说华顶山家老婆来了格，对柳兴瞄眼睛不要打了。“我问问你，我家交你前世无怨今世无仇，为底高拿我家打作这个腔调？”“伯母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浙江杭州钱塘县，我家父亲柳尚杰，我就叫柳树春，我拿宝贝当了典当里格……”

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柳树春就拿当宝贝等宝贝赎宝贝，从前到后讲把柴氏太太一听。这个柴氏太太通情达理，“少爷啊，我才间听了你格一面头话，你站这里等等，我进去望望我家大人看，他可有宝贝拿家来，有宝贝拿家来，我教他把你。”

柴氏太太到床里家去拿宝贝，床门一开就听见床来下叽嘎叽嘎地响。底高来下响？华顶山躲了帐子窝里吓得来下抖，一抖他格床果就来下摇起来。床年代多了，榫头不太紧，床一抖，榫头一动一动，一动叽嘎，一动叽嘎。柴氏太太贤良了，帐门一捞，“大人啊，柳公子拿我家打了一塌糊涂，你可有宝贝移墨珠拿家来啊？”“有格。”“在哪里？”“在小姐身边，我把了女儿了。”“你在这里抖作这个腔调做底高？我去问女儿拿了把他就是。”

柴氏太太跑到小姐绣楼：“女儿啊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来了。”“我问问你看，你家爹爹格有宝贝移墨珠把你？”“有格。拿来把我。”“母亲啊，把你做底高？”“这是浙江杭州钱塘县柳公子来当格。他现要来赎，要来拿这个宝贝，拿我家打了一塌糊涂了，拿宝贝把我。”“母亲啊，爹爹他说是买格，买了五十两银子。”“不要听他胡头乱说，是柳公子当格。”“拿来把我。”“我不。”“女儿，为人在世要讲情说理，人家来当就要赎，是天经地义格，怎么你不啊？”“要是旁人来当，我肯定把他，是柳树春来当，我就是不把他。”“嗯，你这底高意思？为底高旁人来赎你把他，柳公子来赎你就不把他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晓得柳树春是哪个？”“柳太师家儿子。”“还柳太师家儿子哩。亲娘啊，

提到公子柳树春，他是我格丈夫小官人。”

“呸，一派胡言，你长十八岁，我交你父亲不曾请张三托李四为媒，拿你说把柳树春，你怎说柳树春是你家丈夫啊？”

“母亲啊，你不要发火，我交表妹妹柴素珍，还有嘉兴府里面你六个干女儿——田素日、田素月、张金定、陆翠娥、陆素娥、沈月姑，我们八个都是在终南仙山师父何仙姑身边学法格，因为我们八女不愿分开，师父才帮我们做媒格，拿终身都要许把柳树春柳公子，要八女合嫁一夫，所以说柳树春是我格丈夫。”

“女儿啊，你家来也不交我们讲，我们也不晓得，现在他要拿这个宝贝移墨珠了。”“母亲啊，不要紧格，他肯走格，你拿个东西去交他调。”“他格东西价值连城，有底高东西值到他格移墨珠？”“母亲，我有个东西在这里，把他，他就肯走格。”

箱子一开，拿出一幅图来。底高图呢？图就叫《八美图》，有她们师姊妹八个小姐格像画了高头。《八美图》底高腔调？像你们家当中家挂个轴子，好卷个。“母亲啊，你把这《八美图》去拿把柳树春，他就肯走格。”“晓得可肯啊，我倒去现世看。”跑到高厅，“柳公子啊，我才间问了我家大人，他有宝贝拿家来格，宝贝到了我家小姐爱珠身边，她说拿这个《八美图》把你，和你调移墨珠。”“啊，伯母，我来拿我的移墨珠格，要你格《八美图》做底高啊？”“少爷，你不要发火耶，你听我说。”

嘴说这话，拿《八美图》推过来了。“这个最大的就是我家女儿叫华爱珠；这个么你认得格，才间和你打架格，就是我家内侄女叫柴素珍；还有这六个呢，是我的干女儿啊，总来堂嘉兴府里居住，她们总是何仙姑的徒弟。何仙姑做个媒人，拿她们八美终身都许配把你，要夫妻九个成婚匹配，所以说你拿这个《八美图》收起来，拿移墨珠摆了我家女儿身边，就是定亲之物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要我格移墨珠，我不要这个《八美图》。”“柳公子啊，你不要发急，听我拿话

说到底，你不要看我这么大年纪，这高头八个体面小姐，我可以做到七个人格主，只有我家五千女儿张金定，我不能做她格主，为底高呢？她出过帖子，把过人家格，把我家小干女儿沈月姑家格哥哥，也算我家干儿子沈长青，因为一家女儿不好吃两家茶，所以除她以外我好做到七个人格主，也就是说你八个老婆不稳，总归七个是稳格。”

“伯母啊，我还不曾走了，才间你说八女合嫁一夫，夫妻九个同缘，站了堂不曾跑，倒就剩七个了，我三天不来堂，个也没得格。”“柳公子你心也太急，你倒愁我家五千女儿不得到你手呢？你上皇城找你家娘舅张国寿，他是定国王之职，叫他出面请万岁出来为媒，还愁我家五千女儿不跟你呢，

当今万岁把媒作，八美和你配成婚。

柳公子，哨点拿《八美图》收起来。”

柳公子一句都没得说，柳兴起大劲，“少爷啊，好格，就鬼鬼大个珠珠，换到八个马马了，人也好杀得格。”柳树春肇拿《八美图》接过来格，“伯母啊，这个移墨珠不能替我弄丢啦得。”“我拿女儿、内侄女、干女儿都把你，你怎还叫我伯母啊，你要改改口，叫我伯母不对。”

柳树春赶紧弯腰作揖行个礼，岳母连连叫几声。“小婿啊，等等啊，我拿岳父喊出来，等你家郎丈两个再见见面。”拿床门一开，里间还来下叽嘎响，华顶山还在床上抖，柴氏太太拿帐门一捞，一把背住他胡子，“你格老棺材，好死起来了，不要再躲了帐窠里，女儿、内侄女、干女儿总把人家骗走了，你哨点死起来。”再拿他从帐子窠里拖出来，来到高厅柳树春身边，当真俗气难为情，他在那寻点话说说。“安童梅香啊，姑爷难得来，不要歇手，赶紧为姑爷热菜炖酒。”柳兴背背柳树春，“少爷啊，不要蹲他家吃，才间拿人家打作这个腔调，望板砖要对头上抛了，怎好意思坐这再吃他家格，下回还好再来格。”

柳树春跑到前间，“岳父啊，你家拿小姐把我，我再下回倒要常来格，今朝我们没得功夫蹲堂吃，我们就下回再会么。”

嘴里说话脚下奔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跑出去二三里路，看到一片大饭店。“少爷啊，心口头饿了嘈，小肚子饿了像茄瓢，人总饿杀得，我们进去吃饭么。”“好格，我原饿了格。”跑到饭店里一望，楼下没位子，跑到楼上正好来窗子底落有一张台子，主仆两个坐杠吃中饭。柳树春就说：“柳兴啊，总说八美八美，有多美我倒不相信，现在反正没得事，我倒把《八美图》拿出来望望看。”

一头吃饭一头来杠看这个《八美图》格，看看看看，对窗子外面一望，望见格人家楼台上，有两个小姐来下打球。柳树春盯紧了望望，“柳兴啊，我长干大，头一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格两个小姐我怎好像来哪里看见过的，好怎干面熟格？”“少爷，你来哪里看见格耶，来这八美图上面看见格，格个就是田大人家两个小姐，田素日和田素月，不来这《八美图》高头啊？”“啊，是的，我说怎认得这两个小姐格。”

正在看小姐、看《八美图》。楼下来一人，身材魁伟，弄头一昂，眼睛一白，对楼上望好了。“小姐，你们拿楼门开开来，我要跟你们来打球。”姊妹两个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“你个油头光棍，我们小姐，你男子汉大丈夫，你来交我们打底高球？”“不开门啊，不开门，我拿球对上打了。”

嘴说这话，人到了墙脚边，拈个砖头就对楼台一撂，拿田素日格头倒撂坏了。柳树春交柳兴来这间窗子里看见格，“少爷，格狗贼跑路惹闲事，拿小姐头总撂坏了，我去教训他一顿。”

柳兴在楼上就下来，跑到格老朋友身边，“你跑跑路惹底高闲事，拿人家头总撂坏了。”“关你底高事？你走你格阳关道，我走我格独木桥。我拿她格头撂坏了关你屁事。”“不关我事啊？老子专吃无钱酒，好打抱不平，吃我一拳。”

柳兴一捣拳冲过来格，格个老朋友撒野，也就交柳兴对打。柳兴打啊打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柳树春在窗子口头望好了格，望见柳兴要吃亏，拿《八美图》一卷，对袋子里一塞，赶紧走楼上就下来，离他们大概有三四米这个腔调，弄手指头对格老朋友一点，“你果真要打架？”格老朋友哐当倒下去了。为底高？点了他格穴道高头。看热闹格人，饭店吃饭格人多了，都来望，大家就说：“才间他不曾点到你啊？你不要害人啊？”

正当大家看闹热，张先生来了哇。底高张先生？是嘉兴府知府魏知府魏清身边格师父。底高叫师父？现在新社会叫文书，帮写写呱呱。姓张名叫永林，他跑出来人家对他总客气，喊他一声张先生。张先生跑到他们身边，“你们干多人来堂看底高？”“张先生，才间这两个人来堂打架，这个人打不过这个人，这个人弄手指头对他一举，‘说你果真要打架’，他就困下来害人。”“是哪弄手指头点嘎？”柳树春说：“是我点格。”“你可好看我面子饶他一条性命，等他早点走。”柳树春一想，总喊他张先生，不晓得他是底高先生，格我就饶他一条命，到他背脊骨高头一脚跟，格老朋友倒走了格。

柳树春就问他：“张先生，你倒说饶他一条命，你可认得才间这个人？”“我怎不认得，你也好拿他打伤了？拿他打杀得，你更加不得过身。他是堂块西门花琼千岁家里的保家教师，他就叫宋文彩，绰号就叫铁门杠，他家有个哥哥叫宋文彬，绰号叫铁金刚，弟兄两个总来花琼千岁家保家。你晓他家师傅是哪个？他家师傅来山东罗家寨叫罗汉祥，曾经来八个国家做个教师，跑出来人家总喊他八国老教师。你说，你可好拿这个人打伤了打杀得？”

如果拿宋文彩丧残生，他家师傅要帮他把冤伸。

但是你这位英雄点穴功也不简单，不知你家住何方贵地，尊姓大名？”“张先生，我是浙江杭州钱塘县，我就叫柳树春。”“啊，你就叫柳树春呢。”一把背住柳树春格手，内弟连连口内称。柳树春一听就对杠一凝，我家又没得格姐姐，到哪里有这个姐夫格，到哪里有这个姐丈格？

张先生就说：“内弟呀，你家父亲叫柳尚杰，我家岳父叫柳士杰，我家岳母陆氏，我家岳父交你家父亲是嫡亲弟兄道理，他们夫妻都已亡故，我上岳父家去，都是在你家落脚，你家就你弟兄一个，我家妻子就姊妹一个，你说我可好称你是内弟啊？”

柳树春一想，我听见我家母亲说过，我家的堂房叔伯姐姐把了嘉兴，那时姐姐出嫁的辰光我还小。这遭一把背住张先生的手，姐丈连连叫几声。张先生一听，就不晓多高兴。“弟弟啊，你家姐姐在家心焦你，多少年代总不曾上过娘家。走哇，跟我家去。”“姐丈，我今朝没得工夫，我下回再来。”“弟弟啊，今朝到堂也不上我家去，你下回也值得再上我家来？可是交你家不是嫡亲姊妹道理你就不肯去？”柳树春把他一说，想想倒也是的，不是嫡亲姊妹不去，我家这个姐姐要说的。“姐夫，好格，我就跟你家去，我去望望姐姐。”

张先生就在前面走，主仆两个紧随身，一来来到张先生家。张先生吩咐梅香赶紧报啊，报与柳碧霞知道。柳碧霞今朝听见说娘家人到，急急忙忙下楼门，一把背住柳树春手，弟弟喊了不绝声，叫声：“我的弟弟啊，

我在家想你想到肝肠断，我望你望到眼睛穿。”

“姐姐啊，你不要难过，弟弟我来了格。你哭底高？”“弟弟啊，姐姐嫁到嘉兴府这么多年代，你还头一回上我家来，这下子在这里多过拉几年好家去。”“啊哟姐姐啊，过几年得了啊，我马上就要走。”“不嘎，才到堂怎马上就要走？”“姐姐，我没得功夫蹲堂，我马上就要走。”

柳碧霞闻听到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“弟弟啊，只怪我家父母双亲就养到我苦命人一个，我也没有骨肉亲。弟弟啊，格只怪我自己没得嫡亲兄弟，

自从苦命嫁到嘉兴府数年春，不來不往到如今。”

柳树春被姐姐一哭，心里也就像突粥。“姐姐你不要哭格，我这遭不家去哩，我蹲你家。姐姐，等到你罚我走，赶我走，我才走了。”“兄弟啊，我当真敢留你蹲堂啊？我们这里五月初五端阳节，每年望影湖里要兴龙船格，你长这么大作兴还不曾看见这个龙船。等到过了端阳节，五月初六转家门。”柳树春和柳兴就宿得张先生家住下来。

我们单讲华顶山家女格柴氏太太，拿六个干女儿统统都喊家去。柳树春来了格，柴氏太太说：“我《八美图》也把他了格，只有我家五千女儿我不敢做主，其他七个我都做了主。”格张金定当时心上难过了，嘴上不好意思说，心上在哭，

你们姊妹七个福气好，许配到宰相后代根。

张金定来到家里，一天到夜唉声叹气。秋菊梅香就说：“小姐，我晓得你一落里闲落叹气格，你可是在想柳公子柳树春啊？”“我到哪里想到他？”“小姐，你晓得柳公子柳树春是哪个？就是你家嫂嫂格弟弟，在我家小书房里。”“怎是嫂嫂的弟弟？”“格原是的，在我家小书房，不相信我同你去望。”

众位，这张金定是哪个？就是张先生家嫡亲妹子，小姐一落里在绣楼上，也不晓得家里来了亲眷，她不晓得柳树春上她家来了。秋菊梅香正在张头设眼对四转望望，“小姐，没得人啊，我们好去了。”

小姐急急忙忙把楼下，张看公子柳树春。

跑到小书房一望，门关格。秋菊梅香弄手指头湿湿馋唾，对窗糊纸头上一霍，等纸头涨溶了，指头出劲对下一戳，戳得一个神仙进格鬼鬼大的洞洞。“小姐来望啊，从这鬼鬼洞里好对里间望。”小姐个眼睛睁个眼睛闭，从洞洞里对里间一望，望见柳树春在做底高？柳树春拿《八美图》摊了台上，弄指头在戳张金定，“张美人张美人，八位小姐当中你长了最体面，你不好就跟我柳树春，你要跟这个沈公子做底高？”

小姐在洞洞里望好了，望见这个柳树春，真是文武双全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虎背熊腰，鼻直口方，两耳垂肩，粉颊涂珠，一表人才，脸上格白粉，小伙子一等，竟好盖中原十三省。望望就回转绣楼走了格，一直就拿柳树春放在心上。日里要想柳树春，夜里要想柳树春，跑路也想柳树春，吃饭也想柳树春。

小姐朝思暮想了不得，一场毛病紧缠身。

小姐倒害了病，害底高病？叫男女病，又叫相思病。害相思病的日子难过了，底高腔调？脸上削骨瘦，头发对下抛，眼睛落膛，脸上像裱亲纸能黄；吃汤呕汤，吃水呕水，肚肠一揪吃下去的东西总对外呕，哪怕吃粥，总要对外呕。

伸腰仰觉不得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秋菊梅香赶紧一报，柳碧霞知道，说：“小姐不晓得得了底高病，作得不成腔调。”柳碧霞跑到姑娘楼上，望望姑娘不成样子。“姑娘啊，你究竟哪里难过？你怎作到这个腔调？你告诉嫂嫂听，嫂嫂请医生来帮你看。”“嫂嫂啊，不要请医生帮我看，天下格郎中没得哪个会看我这个病。”“姑娘啊，你怎晓得病看不好格，你究竟害底高病啊？”“嫂嫂啊，你家姑娘我害格就叫古怪瘟床病，就怕没得命残生。”“啊哟，我长这么大，不曾听见说过底高叫古怪瘟床病。”“梅香，你可听见说过？”“主母娘娘，我也不曾听见说过。”“姑娘啊，格既然这个病看不好，我也不拿钱对水里搅，等你家哥哥家来我好好交他讲讲，你就早点休息。”柳碧霞走了。

我们单讲这个柳树春，来姐姐家书房里又没事，一天到夜拿个《八美图》，整天捧了手里蹲杠看，日里望望无所谓，夜里拿个《八美图》摆了里床，夜里也要把这个《八美图》拿起来看看，看看拿火熄了困觉，困觉想到八美又拿起来看看。

一夜起来十几趟，就望这个《八美图》。

朝思暮想了不得，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柳树春倒也害了病，害底高病？也是男女病，相思病。柳碧霞一想不好哇，弟弟在家害病，有个三长两短不关我事，假使来我家害病死了，等我家亲娘晓得，我得过身啊！

浑身长嘴难辩白，跳了黄河洗不清。

来到小书房张看，“弟弟啊，你究竟哪里不舒服，我请医生帮你看。”“姐姐啊，不要请医生帮我看，天下的郎中没得哪个会看我格病。”“弟弟啊，你究竟害格底高病？你怎晓得看不好。”“姐姐哇，你家弟弟害格就叫古怪瘟床病，凶多吉少命难捱。”

柳碧霞一听就对杠一凝：格倒也稀奇，兄弟不曾上我家来，我姑娘脸上红扑扑，颈项里肉嘟嘟，兄弟一上我家来，姑娘害古怪瘟床病，兄弟也害古怪瘟床病，两人害病都同格，格倒稀奇。嗯，我倒偷了上姑娘楼上去望望看。轻手轻脚跑到张金定绣楼，接耳听声听见小姐在哭，“柳树春公子啊，你可晓得我在绣楼上间，

朝思暮想想念你，你来小书房里可知闻？

官人啊，困了堂想你都想到肝肠断，我望你也望到眼睛穿。”

柳碧霞一听，“啊呀，不是害底高古怪瘟床病，在想我家弟弟。”她跑到前面，哐当把楼门一扛，“姑娘啊。”小姐赶紧拿眼泪揩揩，“嫂嫂啊，你才来。”“我才来，姑娘啊，你在哭。”“我不曾哭。”“不曾哭拉倒，格我走了。”这遭就下来，又跑到小书房去，望望兄弟在做底高。

望望小书房门关格，窗户纸捅了个洞来杠，柳碧霞也个眼睛睁个眼睛闭，走洞里一望，望见柳树春拿《八美图》摊了台上，一头哭一头用指头在戳，戳哪个？就戳这个张金定，“张美人张美人，我把你病都想起来，你为底高要跟沈公子，你为底高不跟我柳树春？张金定美人啊，

我们今生今世如果不能把婚配，到来世里配成婚。”

柳碧霞一听，啊哟，他在想我家姑娘，拿小书房门哐当一扛，拿《八美图》一拖，“你害这个古怪瘟床病啊。”“姐姐喂，你不要把《八美图》弄坏了。”“不替你弄坏了，一歇我就送来把你。”

柳碧霞把这个《八美图》拿到哪里？拿到姑娘张金定绣楼上去。“姑娘啊，我家弟弟柳树春，他说有个东西把你看看。”小姐随手拿《八美图》接过来一望，“嫂嫂啊，这个《八美图》在终南山，我们天天看格，没得底高看头思，你也还把你家弟弟。”“姑娘，才间我家弟弟说，这个《八美图》我再拿去他不要了，他要你亲自送去他才要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心都乐到足后跟。

“啊哟，上一下子我偷偷摸摸去的，今朝嫂嫂叫我去的，我还不跑哨点，再去望望柳公子柳树春。”

紧紧忙忙把楼下，哪里耽搁片时分。

柳碧霞走了前间，跟到小书房，“兄弟啊，这就是我家姑娘，她就叫张金定，她拿《八美图》拿来还把你。”柳树春抬头对张金定一望，啊哟喂，还比这个图上体面三分，望望她人不高不矮，个子不细不大，瓜子长落脸，越看越体面。

单讲张金定，两个手捧住《八美图》送到柳树春面前，“柳公子，我拿《八美图》送来还把你。”柳树春伸出双手，果是去接《八美图》啊？肩膀拿起来一揪，两个手就捧住小姐两个雪白的手，过咱竟适意了。

两人对面笑一笑，毛病也没得半毫分。

也不曾请医生看，就男格女格背背手，毛病没得格。小姐上了绣楼，柳树春再交柳兴就

来张先生家小书房里。曾歇几天，张先生从衙门家来，“弟弟呀，明朝五月初五，花琼千岁家在望影湖里兴龙船，因为我们是做官的，我交魏知府弄一条大船去看龙船，你交柳兴，我为你们准备了一条小船，你们也就去看龙船。”“姐丈，好格。”

不提他们明朝去看龙船，再讲陆翠娥、陆素娥。

陆素娥家妈妈陆氏，“女儿啊，望影湖里一年就一趟有龙船看。我家靠望影湖，我家有一条大船，不如拿这些姐姐妹妹都喊家来，明朝到望影湖里看看龙船去。”

姊妹两个闻听到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。

第二天都去看龙船，船用丝绳放格，是花琼千岁家放的龙船，有人在维持秩序格。哪个？两位保家教师，铁金刚宋文彬、铁门杠宋文彩。他们两人也坐大船，大船正好对西。柳树春、柳兴小船对东，对面拿起来一碰。宋文彩说：“哥哥，天大的仇人来了，那个船上的柳树春在某某某饭店门口，恨不得我尿都被他打出来，今朝报仇啊，用篙子来轰他骷髅头。”

嘴说这话，船就靠到柳树春小船身边，他会借话说，不然怎好打他，“柳树春，你到我们嘉兴府来打劫库房无数，强奸多少民女，今天你往哪里逃呢？”嘴说这话，钩起来一篙子，柳兴眼睛尖，望见篙子打下来要打到少爷，拿柳树春一扛。一篙子不轻，足足有四百多斤，恰恰打了柳兴，柳兴也丧，两个手捧紧了篙子，夺他格篙子。这个船委该小，只好踊了船旁身边，宋文彩狗贼促狭，望见他出劲在攥篙子，他不拿篙子对上间拔，顺手拿篙对底一推。忽隆，

柳兴跌得望影湖，晓得可有命残生。

柳树春望见柳兴跌下去，“狗贼狗贼，格天子不是张先生帮说好话，我打死你宋文彩狗贼。”宋文彬说：“弟弟啊弟弟，那个让你打跌下去，这个等我来。”从宋文彩手里拿篙子过来，宋文彬对底钩起一篙子，不曾打到柳树春。柳树春眼明手快，拿篙子钩起一捧，也蹲那块夺他的篙子，宋文彬也跟宋文彩学，望见他出劲在攥篙子，篙子不是对上拔，顺手对底一推，轰，柳树春也跌下去。

啊哟喂，八美格船高头还有小桃梅香来上，有九个女格。张金定交柴素贞，还有梅香小桃，她们看见过这个柳树春，认得姑爷格。梅香就哭：“各位小姐，姑爷在挨打，跌下去格，

如果姑爷丧残生，你们终身靠何人？”

八美就说：“小桃，你格心意我们倒晓得，是好意。我们黄花闺女，怎么追人家过间船上去打架啊。望影湖的人这么多，被旁人来看见，名声坏到九霄云。”“小姐，格姑爷淹杀得就拉倒？如果不好上他船上去打，就引他们来我们船上打。”“梅香啊，上我们船上来好打格。”“格好格，我去做引火草，拿他们引我们船上来我们好打。”

小桃梅香泼辣，拿船对这个铁金刚宋文彬、铁门杠宋文彩船身边靠，靠了大概一车桁长的腔调，小桃梅香一个箭身，倒窜到宋文彬、宋文彩船上去了。“两个狗贼，愣付你们拿柳树春、柳兴打跌下去，你要拿我打跌下去，你总不得过身。”对宋文彬、宋文彩两个人心口头一捣拳一冲，一个旋风又蹦到自己船高头去了。“宋文彬、宋文彩说：‘你这个黄毛妖怪竟敢来打我们，拿船靠到八美船身边，追上八美船。’”小桃说：“各位小姐，两个狗贼都来了格，肇出去打啊。”

主仆九个就动手，哪肯容情半毫分。

说一人发泼，万夫难当。九个人打这两个人，宋文彬、宋文彩最后是寸骨寸伤，爬到自己船上溜走了格。就害今朝打了这个架，结下深仇大恨，最后宋文彬、宋文彩在嘉兴府摆下擂台，

要拳打杭州柳树春，足踢嘉兴八美人。

这是后话，我们不必先提。不提两人溜啦得，我们单讲柳树春家姐夫张先生。他交魏知

府魏大人在船上，看见舅子跌下，假使淹杀得我怎得过身，吩咐手下官兵弄拖网赶紧到望影湖里拖。底高拖网？现在叫拉花网。可拉到啊？柳兴他跌下去，手啊脚在颤啊颤，颤啊颤，有个三脚猫功夫啊，在水里面半沉半浮，倒挨拉来了。柳树春虽然文武双全，一点点总不会动手，一跌下去，咕咕咕，肚子吃得凸鼓郎绽，眼睛一白，就对沟烂泥上一伏。

柳树春在望影湖等等险要丧残生，龙王菩萨早知闻。东海龙王菩萨敖广在水府龙宫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啊哟，柳树春是上界安国星宿临凡，将来要封到逍遥王之职，有享不尽的荣华，有受不尽的富贵。如果在望影湖淹杀得，我得过身啊？如果等到丧残生，我这龙王菩萨也做不成。”

龙王菩萨显神通，就吩咐黑鱼丞相、亢狮郎将军大家做对手，拿柳树春从这个沟底拱腾空浮到水面上来，

推了柳树春就动身，陆家码头面前呈。

陆家码头是哪家？是陆翠娥、陆素娥家水码头，也就是他家丈人家水码头。

安童梅香去淘米挑水洗菜，看见一头浮尸氽了水码头上，赶紧就报，报于陆氏太太知道，“主母太太，不好了呱，有个死人氽了水码头高头。”“安童梅香拿那个人赶紧打捞上来，如果有救，格顶好。如果没得救，只好拉倒，是我家前世里少他一口棺材，赶紧拿他收尸入殓，安葬啦得。”

肇安童梅香做对手，赶紧来到水码头，拿柳树春打捞上来，手到他心口摸一摸，心口头嘣啊嘣，还有点点阳气不曾绝。安童梅香到他背上又是捶又是扑，柳树春挨一捶一扑，嘴里格水只是对外直呕。水一呕出来，柳树春也清醒过来格。

柳树春公子把眼睛睁，救命恩人口内称。

陆氏太太就说格：“你这个后生年少，赊蹲世上挨，不要对泥肚里埋。阎王家不寻你，你倒想发落水鬼财啊。你为底高投河死？”“恩人啊，我不是投河死格，我是挨人家打跌下去格。”“你住哪里？你叫底高？”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柳树春就告诉她。

陆氏太太一听，“啊哟喂，怎这么巧，

你不是张三非别个，还是我家小婿一个人。

小婿啊，我家翠娥、素娥都是许配把你格。既然如此，安童，赶紧去知会张先生，就说他家舅老爷不曾淹杀得，来我家堂块了。”

这遭张永林听见说柳树春不曾淹杀得，弄轿子赶紧拿柳树春接家格。本来初六就家去，柳兴挨打到一篙子，挨打伤了格，请郎中帮看。在那休息的几天，张先生从衙门格天子家来知会柳树春格，“弟弟啊，我要上皇城去了。”“姐丈，你上皇城做底高？”“我要跟魏知府一同进京，去商议治理嘉兴府的事情。”“格你到几时家来？”“不晓得，作兴头两个月就家来，时间长点作兴年把才家来也不晓得，你反正蹲堂块高兴几时家去就几时家去，你家姐姐不会得赶你。”“姐夫，我晓得格。”

张先生蹲家，家里是虾不跳鱼不颤。张先生一上皇城，家里惹下连天大祸。他家格妹子把过人家格，把哪个？沈月姑家格哥哥沈文青，拿过帖子合过婚，就是说算过命，好格。

这个沈文青沈公子，日日夜夜蹲家读书用功，一点点都不肯放松。读啊读，像现在所说成书魔，茶饭都不晓得吃，可以说叫废寝忘食。一落里眼皮一掩，呵欠连连，对床上一困。员外就该这个惯宝宝儿子，人总躁伤了。请了郎中多少来，都看不好他这个病。员外一天到夜唉声叹气，年纪上身的人就说：“沈员外，你家这个小孩请医生看不好。有办法格，只要拿你家不曾过门的媳妇去接家来，一冲喜就好格。”沈员外想：格倒也是的，我家定个媳妇是张先生家妹子张金定，绰号叫张美人。请王奶奶交陆奶奶去交张先生讲讲看。

跑到张先生家。柳碧霞就说：“奶奶啊，你们来晚了，我家先生进了京了，这么重大的事

我做不到主。”“大娘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家姑爷眼睛一闭，等等险就要断气，无论如何要救他命。”“奶奶啊，我也不敢做这个主，你们先家去，歇拉两天来听我的答复可好。”“好格。”王奶奶陆奶奶走了格。

柳碧霞就拿众位小姐都喊家来，除沈月姑不曾喊，为底高不喊她？因为张金定把格就是她家哥哥，所以不能拿她喊得来。拿华爱珠、柴素珍、田素日、田素月、陆翠娥、陆素娥都喊来商议。大家都说：“这有底高办法？没得办法。”小桃梅香就说：“各位小姐，我倒有个好办法，就不晓得这个办法格妥？”“你说说看底高办法？”“不如叫柳公子姑爷犯点杀，教他男扮女装，代替张金定小姐去冲喜。”“好倒好格，不晓他可肯。我倒去问问我家弟弟看。”跑到小书房就拿这个事情，一情一节告诉柳树春。”

柳树春说：“姐姐啊，如果说我不代替张美人去，张美人去一冲喜，假使沈公子好了格，他家是明媒正娶的没得话说。假使说沈公子死啦得，张美人调过头来再跟我，人家说起来总是二婚，格多难听啊。”“弟弟啊，格你可去啊？”“姐姐，我这一生一世，也就做一回女格倒试试看，格我去格。”“好，真去跟我上楼上去。”跑到绣楼，大家就说：“官人啊，你真正肯去，我们大家来帮你打扮。”怎样打扮法子：

大红头绳扎三道，九曲黄金垂耳梢。

杭州花粉搽白脸，镇江胭脂点嘴赛樱桃。

大红鞋子高低襻，三寸红菱翘尖尖。

底高三寸红菱？小姐家叫三寸金莲，就是脚尖头量到脚后跟只有三寸长。柳树春格脚大了，一双大大头巴巴脚，跑出来都哔叭。格说这脚这么大可有办法，旧社会有个围裙，女格有围裙，拿围裙系到肚脐眼底落，拿这个巴巴大大脚躲在围裙肚里，肇看不见他脚大还是小。

小桃就说：“姑爷，你这遭是扮个女格去的，冒充张金定小姐去冲喜，早起来要叫人，你可会？”“小桃啊，我哪里这么大，叫人都不会。”“你倒叫把我们听听看，叫了可像。”他是个男的，声音又洪亮。“公公啊，婆婆啊，你们早啊。”

“啊哟老子啊，命也把你吓啦得。哪家做媳妇的人，早起上公公婆婆身边去请安，直把嗓子叫格。小姐家未曾开口，眉花眼笑，轻言巧语格，哪像你这样叫格？来，我叫把你听，早起去请安，‘公公啊，婆婆啊，你们早哇。’只能叫到这么响，不能直把嗓子叫。另外你这个男格，甩手脱脚跑路跑了不像人家小姐家，恐怕这里人多，你怕难为情，上小书房。走啊，我去教你跑路去。”

歇两天王奶奶、陆奶奶来了听回头。柳碧霞就说：“奶奶啊，我要救姑爷一条性命，我就答应拿小姐被员外家接家去冲喜，但不过依我条件。”“大娘啊，你只要说。”“第一先生不在家，我做了这个主了，拿姑娘把他家接家去冲喜，我家先生几时家来，我家就几时要去接我家姑娘回门。”“啊哟大娘，格随便几时都好去接格。”“第二，姑娘把你家接家去了，不能交姑爷拜堂。”“拜底高堂，眼睛一闭就要断气了，拜拜菩萨就算过。”“第三，不能交姑爷同床。”“同底高床，命总没得格。”

“奶奶啊，员外答应我家条件格，快到黄道吉日，周堂日脚就好来接我家姑娘。如果不答应格，就不要来接。”

家去交沈员外一讲，沈员外统统答应。到了日子他家来接，小桃就想，姑爷个人上他家去，双手抵不到四拳，我不如跟他同去。大户人家小姐出嫁，总归有梅香要陪嫁的，假使姑爷在沈员外家，

出得讹误事，梅香帮助他二三分。

柳树春身坐轿帘，被抬到沈员外家，梅香小桃跟了同去，算陪嫁的梅香。说过不准跟姑

爷拜堂。格交哪个拜堂？拿沈月姑喊得来，姑娘就是沈长青家妹子。第三个条件不准交姑爷同床。员外嘴一尖，只是做死腔，这才害人，这大户头人家小姐，又是我家媳妇，你等她困哪里？

张氏院君，就是沈员外家女格，就说：“员外，亏你活这么大年纪，这点都没得办法，不好交我家儿子拜堂，不好交我家女儿同床？吃点亏等她们姑嫂两个困作一堆。”“格倒是的，对格对格。”“梅香啊，拿我家媳妇送到我家月姑楼上去。”

拿柳树春肇送到沈月姑绣楼上来了格，柳树春进来就对沈月姑床帮上一坐。“妹妹啊，你交我拜堂，拜了没得用，你要交柳公子柳树春拜堂拜了才有用。”“嫂嫂啊，好了我你是姑嫂道理，又是师姊妹道理，你也寻我说这个笑话，哨点困。”“姑娘啊，我现在困不着。”“困，个人困一头。”“妹妹啊，我当真困不着。”“困不着也困，我辛苦了我要困。”

个人困一头，当真柳树春困得着？脚头有个绝色体面黄花女小姐来杠。他困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。心上就想：“她要困我这头来倒好格。”想办法，在床上翻翻身，翻翻身，拱啊拱，手在身上出劲个搔。“妹妹啊，你人倒长了体面格，你格床上竟脏了，我身上人都痒煞得，两个手搔都来不及。”“嫂嫂啊，我这床才洗了几天哩，我不是懒端人。你说身上痒，两个手搔都来不及。我困你格头去，我来帮搔痒。”柳树春心上欢喜了，困我这头来了。“啊哟，冤家喂，

你原来是个男子汉，怎好交我来安身？”

沈月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下来，唰啦，从墙上拿雏凤朝阳刀探得来，“什么人竟敢男扮女装来骗我。”柳树春可怕她，艺高人胆大，他不怕她，“妹妹你不要发火，你晓得我哪个？”“你哪个？你油头光棍。”“我不是油头光棍，妹妹啊，

我不是张三非别个，我是浙江杭州柳树春。”

“呸，我家未婚夫柳树春柳公子乃宰相之子，他还能做这个低人一等的事情啊？”“月姑啊，你不要不相信，你是我最后一位夫人。你最小第八位，我总共有八位夫人，你不相信我说把你听。”拿杠七个人的名字也报出来来说出来。华顶山家典当开了哪里，典当里先生哪个，从头到尾一说。沈月姑肇才相信格，他确实是柳树春柳公子。

来杠多少时？来杠一笔倒有四个多月，两人天天宿做堆，小姐沈月姑倒有了怀孕了，格病小孩格日子难过哩，小姐么作得不成腔调。梅香一报么，员外知道。

员外说：“我家干倒霉啊。儿子害病，就拿媳妇接家来冲喜格，儿子病又不曾好哇，女儿倒又害病哟。唉，嘉兴府里哦也没得好好医生了了，我只有写请帖马上上苏州。我家嫡亲表弟何沧海医术高明，就拿他请家来，好帮我家儿子女儿看病。

他绰号就叫何一帖，一帖药毛病就除根。

写好请帖，安童连夜起程赶到苏州。这个何沧海医术高明，一般人小毛病到他杠弄点药一吃，蹲杠立得杠就好格；重病你上他家去看看，拿你看好了家去；拿门板抬了去格，不能跑了去格，拿你看了也自动自觉可以跑家去。但不过他有规矩格，一天只看二十个人，多一个他也不看。这个人家里参药铺子现成，就是这个医生一看，开个药方子不要到旁人家切药，他家家里药店现成格。

安童等到先生拿这些病员都看好了总走了格，跑到他耳边，“何先生啊，我从嘉兴府而来，我家员外呀有张请帖请你看一看。”何沧海先生拿请帖上下一看，对妻子说：“妻子啊，我家表侄子表侄女都在害病，表兄写请帖叫我去帮看病。”“先生啊，你可去啊？”“怎得不去，我交他顶好，我们两人是老表，表侄表侄女害病，我不能坐视不理，我无论如何要去。”“你到几时家来？”“贤妻啊，我能够去，要把病看好了我才家来，几时看好了几时家来，一天不好我一天总不家来。”“你几咱去？”“我马上就走。”

“安童，我马上到嘉兴帮我家表侄表侄女看病，恐怕嘉兴没得底高好药材，到我家参药铺子里拣，拣上等药材，挑选两足担，要挑上嘉兴府去看病。”肇拿药材挑选好了，先生亲自背了药箱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赶往嘉兴一座城。

我们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

单讲先生来到员外家，沈员外就说：“安童梅香不要歇手，赶紧为我家表弟办羊羔美酒。”“表兄啊，我来就为吃个呢？酒先办好了放堂，等我帮表侄表侄女看了病再出来吃。”“好格，表弟啊，格就先看病。”格就先到小书房，帮你格表侄先看看。”来到小书房，“表侄，表叔特地从苏州赶来帮你看病，你拿手伸出来倒把表叔号脉，搭搭脉看。”把脉拿起来一搭，“表侄，你没得病，只因为你读书委该用功。你废寝忘食，一顿不吃，第二顿就饿过了，就不大要吃，你几顿不吃，所以人无精打采。你实事求是没得病，我开一个药方子，有两足担药材带来格，总归拿你表侄看好了，我表叔才家去。”随手开个药方子，去药担子拣药材。

“走啊，表弟，左右劳你神，帮你表侄女去看看。”“我来就是看病格，客气底高，走。”跑到绣楼，也不曾进门。沈员外说：“媳妇啊，赶紧来拜见表叔。”

柳树春闻听到这一声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本来他格脚躲了围裙肚里格，没得人来杠，格东西踢啊踢又难过，跑路又不便当不惬意，他拿围裙拿到夹肘，听见说拜见表叔，赶紧拿围裙背到肚脐眼底落，拿脚先躲下去，拿门一开。

何沧海交员外进来格，“拜见表叔。”何沧海一激愣，像照不对劲，但是他不曾说底高。跑到小姐床身边：“表侄女如何？你拿手伸出来把表叔倒搭搭脉看。”拿脉一搭，嘴里来杠直咂，“唉，表弟啊，你咂底高嘴，究竟我家女儿你家表侄女害底高病？”“到楼下去，到楼下我告诉你。”

随手两个人下楼。小桃梅香倒感到稀奇：员外好好问他底高病，他不作声，说到楼下间才说，总不见得小姐害了底高疑难毛病？我倒下去听听看。她肇躲了踏步身边，蹲杠接耳听声。他们来杠吃酒，吃吃酒员外可要问：“表弟呀，究竟你家表侄女底高病？可是疑难毛病啊？”实际上何沧海医术确实高明，拿脉一搭，就晓得小姐是喜脉，有了怀孕，而且肚子里格小孩有了两个多月，而且是个男孩子。

他格医术干高明，就说比现在的高级 B 超要精确到十几倍。员外问他底高病？他就说：“表兄啊，你不要问，我表侄女害格十月鼓病。”“底高十月鼓病？教她害十个月得了了。”“表兄啊，你也是梦账，表侄女楼上才间叫我表叔格是哪个？”“我家媳妇张美人，张先生家妹子。”“底高张美人？他分明是个男格。才间我帮表侄女一搭脉，她是喜脉，有怀孕了，有头两个月而且是男孩儿，所以叫十月鼓。拿小孩一养，肚子就小啦得，人也就有精神格。”

他们来杠讲话，小桃在踏步间听了清清爽爽格。小桃一趟子跑到绣楼，“姑爷啊，不得不得了了呱，姑爷啊，祸事总有天能大。”肇拿她听到格话全部总告诉柳树春和沈月姑，柳树春人总恨煞得。“再再再怎弄，再再再怎得了。”“官人你胆放宽心，你只要依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。”“我会格。”

小姐沈月姑拿把短刀对怀里一插，她走前间，柳树春走她后间，跑到他们吃酒格台子身边，她从怀里唰啦拿短刀拖刀对台子一放，“父母双亲啊，何沧海这个老贼，他说我有怀孕，我刀总带来了，我肚子划开来把你们望，我肚子里究竟可有小孩来下？”嘴说这话就要划肚子。柳树春也说：“公公婆婆啊，这个郎中说我是男格了，我拿裤子脱啦得把你们望，我究竟可是男格？”一个要划肚子，一个要脱裤子，何沧海命总吓掉了，药包药箱总不要，逃之夭夭转家门。上来说一天病不好他一天总不走，现在酒也不曾吃得好，饭也不曾吃，倒溜

啦得格。

员外就说格：“女儿啊，我和你家母亲拿你养到干大啊，你格脾气性子我们了如指掌，作兴你家表叔年纪大了，脉性不准，他胡头乱说格，哪说你有怀孕格也，你赶紧到楼上去。”

小夫妻两个闻听这一声，暗里下笑了肚里疼。

张先生究竟歇多少时回来格？一笔六个多月才回来格，也就是说柳树春来沈月姑楼上六个多月。张先生走皇城回到家，看见柳兴来杠，看不见个柳树春啊，“夫人，弟弟上哪去格？”柳碧霞不敢隐瞒，就拿家里发生格事情告诉张先生。张先生一吓：“夫人，你胆倒不小，沈员外底高人啊。沈员外你不要看他没得官职，手里格钱了当不得，四城乡董，千总、百总、七品知县，看见他总点点头格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狗咬穿破衣，敬重有钱的，假使走漏了风声，哪个担当得起？”“这个事情，先生你不要发急。他家来接人格辰光我说过格，你几时家来就几时接她回门。”

肇张先生赶紧弄顶轿子，去拿柳树春接家来格。张先生就说：“弟弟啊，你倒不丑，好好男格做做，又做女格上她家去，来杠干多时啊？”

柳树春闻听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跟。

单讲到何沧海这个药究竟可好？确实他是个名医，医术高明，格药也灵，把这个沈长青一吃，沈长青格病渐渐好转，倒好起来格。格天就说哇：“母亲，我病倒好了蛮多喽，我心焦妹妹哩，说妹妹也没得力，我要到她楼上去望望。”“好格，儿啊，你去望望你家妹妹。”

随手跑到沈月姑绣楼，望见妹妹格肚子老能点大了呱。跑到楼下，“母亲啊，妹妹有了怀孕，肚子老能点大了。你去问问她看，腹中孩儿是哪个的？不要对下一抛啊，总不晓得孩儿父亲是哪个。黄花闺女蹲娘家养小孩，人家要笑格，

总说你们父母双亲蹲家发得昏，容量妹妹蹲家开后门。”

张氏院君一听，倒蛮相信，这话不错啊。去望望看，跑到楼上，“女儿啊，你家哥哥说你有了怀孕了，你格肚子怎干大格，腹中孩儿究竟哪个格？你倒说把我听听看。”

沈月姑不曾开口，眼泪先抛下来，扑通就往母亲面前一跪，“母亲啊，来我家楼上和我住做堆格，不是张金定张美人，他是浙江杭州柳树春，他代替张美人来冲喜的，我腹中的孩儿就是柳树春格。亲娘啊，

你高抬贵手饶饶我，饶饶女儿一个人。”

张氏院君通情达理，“女儿啊，早晚你们八女合嫁一夫，总跟柳树春格，格早点晚点没得说法。你好好休息，太太平平拿小孩帮养下来。”

这老八十果是蛮讲理嘎，跑到楼下么就拿这事情告诉沈长青，“儿啊，张美人不肯上我家来冲喜，是柳树春代替的，你家妹妹肚子里的小孩就是柳树春的。”沈长青一听，心上火啊，“哎，冲喜冲喜了，自己病又不曾得好，相反妹妹肚子倒又叫柳树春困大了格。”拿起来一发急，一口鲜血。哦，再望望这个沈长青底高腔调？

一头栽倒了地埃尘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眼睛一闭，对下一倒就断了气，倒躁杀得格。员外买棺木拿孩儿沈长青收尸入殓安葬啦得，心上就想：“没得这妖精败坏门风，肚子把柳树春困大了，我家儿子不会得就躁杀得。”

拿家里总管王彪喊得来，“王彪，这妖精败坏门风，拿她家哥哥总躁杀得格，今朝坐夜替我拖刀上她绣楼上去，

拿这妖精丧残生，替我家儿子把冤伸。”

王彪心肠好了，心上就想：“少爷才死啦得，假使再拿小姐杀啦得，员外家要绝了下代了。”赶紧知会主母娘娘张氏院君，“主母娘娘啊，员外叫我今朝夜里坐夜去杀小姐了，你知

会小姐溜啦得，我杀不到也就拉倒格。”

格么这个人是好人，到夜里拖刀上绣楼去杀，当真小姐不来杠喽格。他跑到员外身边，“员外，小姐不来绣楼，我不曾杀到。”“王彪，她不敢跑过，替我吃点亏，去帮我追。追到格妖精，拿她个头砍下来。”王彪一想：“这外面黑漆抹塌，小姐对哪里溜啊？北门一座枯庙。总不见得来过庙里呢，上杠倒去望望看啊，真正寻不到么就拉倒啊。”格王彪么，

拖了大刀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赶路程。

我们先讲小姐来哪里，确实东南西北四城门，只有北门一个破庙来杠。小姐来到破庙里对杠一坐，心上就想：“我上哪去，溜到亲眷家去，把我家父亲晓得，我还是没得命，如果上钱塘县北门柳家村，上我家婆婆身边去，柳树春又不来家，我说腹中孩儿是他家柳公子格，我家婆婆不一定相信。如果死脸烂皮硬榨了杠格，我家婆婆反而瞧不起我，说我水性杨花是个下等女人，我去也是过不下去。罢了罢了，

阳日三间日子我也不愿过，破庙里边丧残生。

随手人就站到佛台高头去，弄丝鸾带散下来，对破庙上间横条上面一系，做个相思扣，牛结箍，活络结，弄头对下钻上几趟，又退出来。为底高？生怕生，死怕死。圈子外面天堂路，圈子里面是鬼门关。思量到柳树春公子：柳树春公子啊，格我奴家今朝么，

来堂破庙里间就要丧残生，究竟你官人啊可知闻？

阳日三间再也会不到了，只好三更梦里会鬼魂。

正来庙里哭格辰光，王彪拖刀到杠了，听见来下哭柳树春，赶紧跑到庙里一望，小姐拿头对圈子里要伸。“小姐你为底高要寻这个短见？做这个蠢事啊？”小姐听见这说话声音，是家里总管王彪，因为看不大清爽。王彪拿小姐走佛台高头抱到底落，“小姐，你为底高要登堂做这个蠢事啊？”“王彪你可是来杀我嘛？”“小姐我还杀你了，我要杀你还知会主母娘娘叫你溜啦得？我不杀你啊。你说说准备上哪里去？”“王彪，我就是没得堂子去，我才来堂寻短见了。”“小姐真正没得堂子去，我倒有个堂子你可肯去啊？来苏州三塘桥脚下，我家有个姨娘崔奶奶有名格，来杠开一个茶馆店，她格茶馆店店名就叫春来茶坊，她家没男没女，我拿你送我家姨娘家去避难。”“好倒好格，王彪，我是个女格，你是个男格，人家路上问起来，你叫我回答底高？怎样说相？”“小姐，格这有底高办法？不如就这腔调可好，你不嫌弃我是个奴才格，我交你结拜个兄妹道理，你就算我格妹子，我就算你格哥哥。假使人家路上要盘问，我们就兄妹俩相称。

两个人肇结拜兄妹，同行来到三塘桥春来茶坊茶馆店。王彪拿小姐的遭遇，从前到后我们不必重复，告诉了崔奶奶，得到了崔奶奶的同情。“小姐，我又没男没女，格你肇就来我家堂块，我也干大年纪了，你就算我养女儿蹲堂哎，等到我千年之后，我这茶馆就把你。”小姐闻听这一声，“母亲叫啦好几声。”“小姐，你识字格呢？”“母亲，我识字格。”“好格，格你蹲堂帮写写账啊。你家哥哥么我格姨侄，帮上街买买东西，再添到两个人手嘛，我也不要像往常干格吃力啊。”

肇王彪么天天上街买东西格，格天子上街买茶叶，看见一大淘格人围了杠，他也赶紧去望，不望拉倒，一望魂灵总吓脱啦得格。为底高呢？格墙上贴个告示要捉他。为底高要捉他？沈员外心黑，叫王彪么去杀沈月姑格，员外就想到今朝王彪不曾家来，哪里个男格不要老婆，可保他拿我家女儿拐走了格，拐骗良家女子够不上判罪杀头，我就来害他。买嘱官府衙门，说这个王彪盗窃库房，偷了我家金条二百根、珍珠八宝不计其数，又拐骗了我家女儿。肇这个罪么就变大了，上司衙门就会拿这个失单再送到上司衙门，最后怎么定他格罪：盗窃库房拐骗良家女子，判他犯杀头之罪。格不晓这人来哪里？肇全国各地出告示，像照现在叫出通缉令，要捉这个人，告示倒贴到苏州来了呱。

哎咿喂，王彪心上一想，我命也没得了，赶紧跑到茶馆店：“妹妹，你家老子心黑了，害我偷了你家二百根金条、珍珠八宝不计其数，又拐骗了你，现在全国各地出告示，要捉我哥哥。”“总是妹妹我连累了你啊。”“妹妹你也不要难过，你不要愁我没堂子去啊。中原不好蹲，我好上外国格。来金钱国，我有一个最要好格朋友来杠做总兵，我上我家朋友家里去。

中原地方我不蹲，金钱国里去安身。”

这遭这王彪上了外国，这个书高头也就谈不到了格，小姐肇一落里来这茶馆里喽，肚子咕咕响，等等险就要养。崔奶奶晓得格，做产妇要用哪些东西总准备好了。格天子夜半深更，沈月姑就来这春来茶坊店里，

连痛了几个紧痛阵，腹中生下小官人。

孩子对下一抛，叽里呱啦就叫。崔奶奶用手一抄，一望一个大大老小，啊喂啊喂，不是蟛蜞也是骚蟹，赶紧帮忙就拿月姑扶了上床。

三朝烧过解污纸，满月堂前取乳名。

崔奶奶一想，这是柳家后代柳家的骨肉，应该帮他取柳姓，就帮宝宝取名叫做柳让，当作无价宝和珍。

提到这柳让公子来历不小，是上界武曲星宿临凡。格崔奶奶又没男没女啊，这沈月姑养格小孩又好算她格孙子哩，又好算她格外孙。到了双满月过后喽，精精壮壮肥肥胖胖，惹人喜爱，这老八十就无心开茶馆店，就拿这茶馆店把沈月姑执掌，自己拿格小孩一落里抱了手里出去相。蹲近地方相相无所谓，上南埭北埭去相，相了没辰光，总到晚夜才家来。格天子到晚夜辰光家来喽，来过野腰沟一片树林，刚好奶孙两个走杠经过，树林里窜出一只斑斓猛虎，头像笆斗，身段像箩口，脚像伐树锄头，尾子如同刷场扫帚，眨眼铜铃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吃人。

牙齿一敲叮当响，吼喊如同响雷阵。

不好了呱，一个大老虎来了呱，崔奶奶抱孩溜格，脚下哪晓一绊，拿小孩对旁半间一攢，崔奶奶自己仰面朝上。格老虎就拿格小孩对背上一搭，

虎风阵阵动身走，哭坏奶奶女妇人。

崔奶奶爬起来一看，柳让小宝宝没有踪影，不晚上哪里去格。不好了呱，我家孙孙么今朝被格瘟老虎衔了去啊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格也是，柳家福气丑，今朝才到能功程。

一头跑来一头哭，哭哭啼啼转店门。

跑到店里嘛，沈月姑一望她个人家来格，“母亲，宝宝柳让呢？你怎个人家来格？宝宝上哪去了格？”崔奶奶发狠，因地落就滚，“心肝女儿啊，今朝我们奶孙两个去散心，来回转家中格路上，一只瘟老虎拿我格孙孙衔了去啊，凶多吉少命难存。”

沈月姑一听，如同万丈高楼失足，犹如大海崩舟。啊呀，

一头栽倒地埃尘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大家捶捶拍拍喊喊，沈月姑也苏醒过来格。要好格人家就劝她了哇：“月姑小姐，以我们想下来，你家宝宝不是被吃人格老虎吃啦得哇，要是吃人格老虎，奶奶一百多斤重，宝宝只有十几斤重，它不好拿这个奶奶吃啦得，要吃这点点大格小孩做底高咯？晓得格个老虎可是哪里格菩萨变格了，拿宝宝衔了去，作兴将来你也享宝宝大福哩。”

格么这是人家安慰她，究竟这个孩上哪去了？可是吃人格老虎吃啦得了？不是的。因为柳让是上界武曲星宿临凡，将来长大成人，要带兵征剿西凉八国，有八个国家的公主都要许配于他，格没得本事怎好去打仗。

有云梦仙山水帘洞，鬼谷黄禅老祖和他有师徒之份，所以派坐骑变作神虎，拿这个小

孩衔了去格。沈月姑来茶馆店里，朝也哭，夜也哭。

我们不提沈月姑多难过，再提嘉兴一段情。

我们单讲宋文彬铁金刚、宋文彩铁门杠这两个人么，可是挨八美和小桃梅香打伤了嘎，请外科郎中看，也好了格。一心要想报仇，交花琼千岁讲讲：“千岁，我们中原能人多了，不是我们弟兄两个本事最好哇，我们不如，摆起一个英雄擂台来，招集天下英雄好汉，如果有本事顶好格，你千岁可以交他结拜生死弟兄，交他结交朋友。”

花千岁他有个脾气啊，欢喜和有本事格人搭淘，千岁就信了这宋文彬、宋文彩格话。请大家来帮忙啊，拿格英雄擂台就摆起来了。格哪个来做台主？宋文彬、宋文彩拿师傅八国教师罗汉祥请得来，帮打英雄擂台，做擂台台主。格擂台高头有对联，一般人家英雄擂台高头对联怎么挂相？拳打南山猛虎，足踢北海蛟龙，或者呢：

威能南山除虎豹，勇能北海擒狂蛟。

他这个擂台高头对联不像这样挂，上联：拳打杭州柳树春，下联：足踢嘉兴八美人，横幅：天下第一。

为底高挂天下第一？因为他是八国教师，实事求是么，打得过他格人不讲说没得么，总归于不多，所以他也好称天下第一。打擂台嘛打擂台，真刀真枪两边排，打死不偿命，怕死不要上来。

擂台一摆不非轻，惊动许许多人。

倒把几位美人晓得格。小桃就说格：“各位小姐，八美八美就七美了哇，沈姑娘不晓上哪里去了了，反正就能样，他们只听见名，不认得格人，我就冒充沈月姑沈姑娘，我们还是八个女格上擂台打擂去。”

七位小姐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也不错半毫分。

八个女子格天子来到擂台脚下，一个旋风蹦上擂台。宋文彬交宋文彩弟兄两个，打这八个女格，不曾到半个时辰，不足一个钟头，八个女子总挨打败下来格。小桃就说哇：“各位小姐，嘉兴八美是有名格，败了这两个狗贼手里啊，不比鬼也多两个耳朵，格难为情了，只有去喊姑爷来帮打擂台。”姑爷哪个？柳树春。来哪里？来张先生家小书房，格叫哪个去喊来？叫华顶山去喊。华顶山就说：“干女儿、女儿、内侄女啊，我干大年纪也去做这个半吊子事情，叫我家柳树春女婿去打擂台，假使有个三长两短挨打杀得，格我回头不叫你们骂杀得。”小桃就说：“你去望望看啊，擂台高头挂个对联是底高对联。”肇华顶山去望格，一望这个对联啊，这个擂台就针对我家女儿、女婿、干女儿、内侄女摆格，我去喊了，喊我家女婿柳树春来帮打擂台了。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张先生家到了面前呈。

跑到张先生家，拿事情和柳树春一讲。柳树春就说格：“岳父，这擂台我不好去打啊，因为来饭店门口打了宋文彩一趟，宋文彩来望影湖打了我一趟，我们两个互不相欠。我如果再去打他，他想办法再打我，我再去打他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永远没得结局，所以我不去打这个擂台。”柳兴一听就不高兴，“少爷，来望影湖我替了你一篙子，不曾打到你，你身上不痛呢，所以你不要去打这个擂台。”“柳兴，你怎说到这话格，我和你场面是主仆，骨子里就像弟兄道理干好了，你帮我替拉一篙子，我到今朝心上总不好过，你真正要去打擂台格，现在我和你同去。”

柳兴闻听这一声，急急忙忙就动身。

主仆两个对前奔，擂台到了面前呈。

来到擂台脚下，柳兴脾气丑性子躁，一个旋风纵上擂台，和宋文彬大战三个回合六个照面。因为柳兴只有皮毛功夫，背不起宋文彬打，把宋文彬铁金刚一个连环腿，叭，再望望

柳兴底高腔调？

擂台高头栽到地埃尘，几乎没得命残生。

柳树春看见柳兴被打跌下来格，不肯耽搁，一个旋风蹦上擂台，“狗贼，拿柳兴打了栽到擂台底落，鼻青眼肿，我来为他伸冤报仇，拿命来。”和宋文彬大战五十回合一百照面，宋文彬不是柳树春的对手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晓得不对，就对后退，一下子退出去十几步腔调，心上就想：“我硬打打不过他，我用头功取胜。”他来杠头连转几转，头功运好，离老远弯腰驼背对柳树春冲得来格。柳树春一看，这不是真正的头功，也只有三脚猫头功，柳树春对杠一站，两脚成弓箭步，就像铁树生根，捣拳涨好了劲，功夫运好了蹲杠等，正当铁金刚宋文彬，跑到他身边格辰光，柳树春不慌不忙抬起左手，用捣拳到他骷髅头后勺脑一钉。叭，格一记不轻，少说点一千多斤，宋文彬脑壳子挨打作两半个啊，魂灵就上了枉死城。

宋文彩一看，命总吓断，跑到师傅罗汉祥身边，“师傅啊，格柳树春狗贼么，拿我家哥哥丧残生，你要帮他把冤伸。”

随手罗汉祥八国教师来到前间，“柳树春，柳树春，你拿我家徒弟丧残生，我要做伸冤报仇人。我和你有一天二地，三江四海，不共戴天之仇，拿命来。”柳树春一想：“如果和他打，他格本事干好，名气干大，我绝对不是他对手啊。要说不和他打，承认自己败格，没本事，走楼台高头下去，人家又要笑。”罢了，罢了，丑媳妇不得不见公婆，今朝和他大战几十回合倒试试看。肇你一拳来我一腿，擂台上再比输赢。

一个朝上打，雪花盖顶。  
一个朝底打，枯树盘根。  
一个朝左打，黄鹰掠翅。  
一个朝右打，猛虎翻身。

大战了多少时？一百回合，二百照面。一个打了多有劲，一个打了有精神，八国教师罗汉祥一看，柳树春竟有干好格本事啊，硬打可保就怕我也不是他格对手。我八个国家走过来格，不曾有哪和我打过三十回合，他竟和我打了一百个回合都不分胜败。我来智取，用头功取胜，我家徒弟宋文彬只有三脚猫头功，我才有真正的头功。身子一跃，脚一点，对后间一退，对杠一站，来杠运头功，头拿起来连转三转，恨不得有小箩口干大，块张有原来三个干大，真是铜胸铁臂。柳树春一看不好了格，这才是真正的头功，肇怎得了，把他冲到一记不轻，至少有一千七八百斤，今朝我没得命格。回过背来一望，自己离擂台边倒不远了格，擂台高头格柱棵木头，有洗脸格面盆口干粗。柳树春也叫是急中生智，他慢慢退，慢慢退，退到这擂台柱棵身边，只好三四步格腔调，对杠一站，好像铁树生根，八国教师罗汉祥离老远，弯腰驼背冲得来格。柳树春对杠一站又不动，罗汉祥当他吓呆了不晓得缩，狠狠心肠，跑到柳树春身边，只好有两步格腔调，柳树春将身子拿起来一隐。八国教师罗汉祥一看，命总吓断，为底高？揪虎跳，打趟子走过头来格，像照格车子紧急刹车样格，倒刹不下来格，罗汉祥自己拿骷髅头，对个面盆口干粗格擂台柱棵上一碰。叭，来个万朵桃花开，是脑浆迸裂。

罗汉祥倒了擂台上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铁门杠宋文彩赶紧来到花琼千岁身边，“千岁啊，柳树春狗贼么，拿我家师傅和哥哥丧残生啊，你要帮他们把冤伸。”花琼千岁讲情说理，“唉，本身我这个擂台是以武会友啊，你家师傅来八个国家做过教师格哩，都死在柳树春手里啊，证明柳树春本事比你家师傅还要好哩，我不但不责怪柳树春，相反，我要拿柳树春请上我家来，我要和他结拜生死弟兄，请他蹲我家当保家教师。”宋教师吩咐家丁，速速拆啦擂台。

宋文彩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要讲打，我打不过他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只要等到机会一到，杀他骷髅头。

宋文彩格天子和千岁一讲：“千岁，你拿柳树春喊得来和他结拜生死弟兄，请他当保家教师，格他是你家里格新教师，我是你家里的老教师，你和他结拜弟兄，我也要和你结拜弟兄。”这花琼千岁是个老实头子啊，把他一说，好哇，我们三人结拜弟兄，三人叙个年庚，花琼千岁老大，宋文彩老二，柳树春老三，这三个人合得好了，就像一个父母所生，不晓得宋文彩丧尽天良。

场面上来杠说好话，阴谋诡计丧良心。

这三人怎么困相，有花千岁困了书房正房，两间有侧厢。柳树春困西面下首，因为他顶小，再有宋文彩困东面上首。困到几时？到八月半日子。

这花千岁家每年到八月半，要请保家教师到望月亭吃酒赏月。因为柳树春才来格，不晓得他家每年要赏月，要到望月亭吃酒。宋文彩晓得格，他来年代多了格，宋文彩格天子拿刀凑砂石高头，一磨湿哗，一磨窸窣，磨了锋毛丝快，藏了床底落。到夜里上望月亭吃酒喽，劝千岁和柳树春吃酒，自己不吃。喊干杯，他拿酒都倒了衣袖里。吃到二更以后三更交初，半夜子时差仿不多，花千岁是酩酊大醉，扶柱不上壁，跑路总要跌。柳树春，不大醉。三人从望月亭高头下来格，各自要回转自己格房间困觉喽。柳树春就说：“外面到半夜喽，我不如去小小便，一觉困到大天亮，省得一歇再起来。”就去小便格。花千岁委该醉了厉害，就不曾对后间书房跑，脚下一斜，就跑到柳树春房间里格，因为酒醉格，站到踏板上站不准，哐桑就对柳树春床上一倒。柳树春小便家来一看，“啊咿喂，哥哥，你醉到这个腔调，床总摸不到，你困了我床上了哇，格你困堂我困哪里？”

随你多喊他又不醒，来过床上只是来杠喉呼。柳树春没得办法了格，自己又醉格，就帮他拿靴子脱啦得，拿脚捧到床上，拿被盖好了，拿帐子替他下下来。“哥哥，只怪你困了我床上，我没得办法格，我就困你床上去嘛。”他就困了内书房去了。

困到几时？大概外面四更天格腔调。夜深人静，宋文彩铁门杠轻手轻脚起来格，从床底落拿雪亮钢刀拖出来，来到柳树春格门前轻轻一杠，门倒开来格，因为柳树春门带了杠，他困了内书房去了格。宋文彩高抬腿、轻落步、轻手轻脚跑到柳树春格踏板上，拿帐门一捞，对准床当中格人花琼千岁咔嚓一刀。花千岁格头对里床一抛，这个铁门杠也是聪明人，心上就想：“三人吃酒，花千岁和柳树春最好，和我好就怕做势好也不晓得。如果柳树春挨我杀啦得，明朝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。趁现在他家家里没得哪晓得，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现在我要溜掉，连夜拿凶器带走。”

千岁家里我不待，另找地方去安身。

他溜到哪里呢？白骡山，去投靠白骡大王。这白骡是底高东西？不是真正的人，是骡子精，修道修了九百三十八年，成精变格人，要想大明万里江山。他来杠招兵买马、囤草积粮，宋文彩溜到杠做了一个总军参谋，再就来杠白骡山落脚了格。

我们单讲到第二天天亮，柳树春酒也醒了格。去望望看，外面日高三丈，哥哥可曾起来吃早饭。哪晓跑到自己房间里一望，花千岁头来里床，身段来外床。肇家里吵起一条声来哇，说有人拿千岁杀啦得格。这花千岁家妈妈对柳树春好了，说侄儿啊：“虽然说我家儿子死了你床上，我不害你啊，你平常和我家儿子合得干好，绝对你不会得杀拉我家儿子啊。”

格么花千岁妈妈对柳树春信任格，哪晓得她家有个堂房侄儿，名叫花进，绰号叫化儿穷秀才，这个人一落里不务正业，蹲外面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寻花问柳，日夜蹲外面乱揪。跑到亲娘身边来说好话，“亲娘啊，柳树春拿我家弟弟杀啦得嘎，人怎不死拉旁人床上，怎死他床上格，肯定是他杀啦得格。”“侄儿，格你说怎弄。”“亲娘，上官府衙门去告这个狗

贼。”因为他家是千岁，不需要去喊冤，就拿花琼挨杀啦得格事情，和魏知府一讲。

格魏知府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不得了了哇，皇上追查下来啊，我也不得过身，赶紧打发陈尸衙、验尸衙带仵作去验尸啊。一验尸，晓得人是半夜过后挨杀格，血总发紫，总冰了格，跑到他家家里打听打听，询问询问，问问说三人夜里吃酒格，一个挨杀得格，一个不知去向，还有一个叫柳树春，人就死了柳树春床上格。魏知府一想：“不要问他，还有个来堂哩。皇上追查下来嘛，我查不到凶手，拿他推出去就是得。”

肇拘签火票，捉人蛮哨，衙役带链子一根，赶紧动身来到花千岁家，说：“你可就叫柳树春？”“我就叫柳树春。”“跟我们走。”“我又不曾犯罪，跟你们上哪去？”“不犯罪啊，杀啦千岁还不犯罪啊？”

链子，对他颈脖子里一箍。嘴说不肯走，一把锁不分青红皂白带了柳树春就动身。因为人命关天，魏知府不肯耽搁，立即升堂。拍动惊堂木高喊一声“升堂”，两边衙役呐喊助威“威武”，“衙役听令，拿犯人柳树春带上。”“是。”

格柳树春跪了公堂上，青天老爷叫几声。

“犯人，你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，从实招来？”“老爷哇，我住在浙江杭州钱塘县北门柳家村，柳树春就是我当身。”“大胆柳树春，你从浙江杭州钱塘县，竟敢到我嘉兴府杀人，你杀那千岁该当何罪？”“老爷，人家总说么，

世上没得冤枉事啊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”

“柳树春，本府在此地为官数十余年，官清民乐，决不冤枉一个好人。你说冤在何处啊？速速讲来。”

“老爷，昨夜我们三人来望月亭吃酒赏月格，夜里拿堂子困错了，”怎样怎样，一五一十，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就告诉魏知府。

魏知府一想：他是恩师柳太师的儿子，又是我身边贴身师爷家舅子，又呢没处用刑。罢了罢了，不如拿柳树春暂且收监，格等寻到宋文彩，公堂上面审分明。“柳树春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嫌疑犯，暂且拿你关进牢狱，等寻到宋文彩，本府再严加审问。”

随手把三大刑具拿得来，头号头木枷不轻，一百二十八斤，两半爿锁他颈项里搁他肩膀上，手上铐起来，脚上用链子替他链起来，格重枷重锁拿柳树春带到监牢去遭磨难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衙役手脚不慢，拿柳树春拖到监牢里间，对狭床上一掼，人就对狭床上一陷。可怜啊，个柳树春嘛困总困了狭床上，杵嘴棒杵了紧腾腾。

柳树春心上就想：“我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人不伤心心不死，越想越思越伤心。”来格狭床上想想倒有点孤凄。柳树春喊声：“亲娘啊，你不要当你家孩儿嘛，

到嘉兴府三塔寺望师傅有好处啊，我来监牢里边做罪人。

亲娘啊，我们阳日三间就怕再也会不到，只好来三更梦里会鬼魂。

亲娘啊，人家总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，

你是麻雀子跳了格空粮囤，竹篮担水一场空。

我一更里来入牢门，越想越思越苦闷。

我要上天又无路，我要入地又无门。

二更里来入牢门，死又不得死，生又不得生。

要吃毒药无钱买，要想上吊又无绳。

三更里来半夜醒，蚊子又要咬，虱子又要叮，扁螂也要啃背心。

屋望里格老鼠猫儿大，跳上跳下要掏眼睛。

四更里睡朦胧，辛辛苦苦打瞌睡。

祖宗亡灵来托梦，原来还在监牢中。  
五更里来天已明，牢头伯伯容容情。  
今朝你只要饶饶我，可怜我是异乡人。”

柳树春说：“牢头伯伯，你今朝高抬贵手饶饶我，可怜可怜我柳树春是异乡人，我身边也没得铺盖雪花银。牢头伯伯，我现在柳树春，  
抬起头来也望不见家乡路，低下头来看不见骨肉亲。  
今朝高抬贵手饶饶我，我黄土盖面也不忘恩。”

我们不提柳树春来监牢里悲泪啼哭，单讲魏知府家夫人宋氏太太。

宋氏太太看见大人家去可要问：“大人啊，监牢经常抓到罪犯关了杠，今朝抓得来关了杠个罪犯哭得怎干伤心？这个罪犯犯底高罪？是哪里人啊？”“夫人啊，师父巧，徒弟犟。你不问，我也不敢说。关了监牢里不是旁人，是浙江杭州钱塘县柳太师，我家恩公家格儿子柳树春。”“老棺材呀，拿小恩公关了杠做底高啊？”“夫人啊，你不晓得，花琼千岁被杀，他是特大嫌疑犯，所以拿他关进监牢之内。”“大人啊，你不好没得良心啊。你说说看，你怎做到嘉兴府知府大人呱。那辰光不是柳太师提拔，你今朝怎到能功程。大人啊，  
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恩将仇报枉为人。”

“夫人啊，我不是恩将仇报，确实他是格嫌疑犯。”“赶紧拿他放了。”“夫人啊，你可真妇人之见，杀了旁人不关事，杀了千岁皇上追查下来，我不得过身。”“格不好放？”“确实不好放。”

宋氏太太背住魏知府格领口，打了他一个耳括子。宋氏太太一巴掌，魏知府馋沫拖出来三尺长，“你个老贼，

放了小恩公人一个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  
如果不放了柳树春，老身和你把命拼。”

魏清魏知府，嘉兴府知府大人，旁人不怕，他最怕就是自己的老婆。“如果一放，皇上追查下来，我肇怎弄？”“大人啊，格真正不好放，我倒有个办法。”“夫人啊，你有底高高见？”“大人啊，柳太师就该这一根独苗，就这点点骨肉，如果挨杀啦得就没得格。我跟你养到两个儿子，长子魏立，满腹文章；次子魏汉，武艺随身，不如把两个儿子喊得来，问问可有哪个肯代替柳树春去坐牢？”“夫人啊，你万万不能，皇上追查下来，要杀我家儿子格。”“大人啊，我家杀啦个儿子还有个，把柳树春杀啦得，他家就没得了。”“夫人啊，十个手指头咬咬个个痛，你叫哪个儿子代替柳树春送死？”“拿魏立交魏汉喊得来，就告诉他们，你家老子怎做到知府，你怎这么惬意，我家怎得发财格就好了。我再告诉他们：监牢里柳树春家老子，那时提拔了你家父亲。”

这两个孩子懂道理，争了要代替柳树春去坐牢。“父亲啊，我去，我去。”夫妻两个横望竖望，只有长子魏立，书生气派，长了白白净净，交柳树春差般不多。魏知府拿他带到监牢，和牢头禁子一讲，铺过监送拉钱，带到监牢里间柳树春面前，“柳树春啊，我怎做到这个嘉兴府知府格，就那时好了你家老子提拔。这是我家长子魏立，我为了叩谢你家父亲恩典，今朝我救你一条命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你拿你格衣服脱下来，把我家儿子魏立穿，你穿我家儿子魏立格衣服，

嘉兴府里你不要蹲，海阔苍天去逃生。”

话言未了，魏知府帮柳树春拿枷锁统统开过来，柳树春双膝朝魏知府面前一跪：“大人啊，桩样好代替，坐牢不好代替，这个事情万万不能。”“柳树春啊，你真心诚意要保我家儿子性命格，我拿你换出去之后，你上京都皇城找你家娘舅张国寿，他是定国王之职，叫他出面到万岁门口保本，出赦文，拿我家儿子赦出去。”“大人啊，无论如何坐牢是不好代

替格。”因为这个偷梁换柱，不好蹲监牢里尽估蹲杠说。魏知府急得没办法，倒过来对柳树春面前一跪：“恩公啊，你如果今朝这桩事情不答应我，我跪死你面前也不起身。”柳树春双目流泪，双手拿魏知府扶起来，“大人啊，你折杀我柳树春也。你一心一意救我格，好格，我拿衣服脱下来，就把魏立哥哥穿。”

嘴说这话拿衣服脱下来格，就把魏立穿了身上，魏立肇穿了柳树春格衣服。魏知府亲自帮亲生儿子，拿三大刑具上起来。魏知府眼泪，看看就像筛酒。

柳树春穿了魏立格衣服，跑出几步，又打转回过头来，跪了魏立面前，“哥哥啊，你今朝代替我小弟弟坐牢，

假使向后没好处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假如将来有了升腾日，我一重恩报你九重恩。”

柳树春夜半深更走监牢里出来，一心赶上京都皇城去找他家娘舅。哪晓这个乡下人不曾上过街，再加上外间也暗，这个路摸不清爽，跑跑几条街总又打转，不对头，心上一想：“外间要天亮了，我不如就上我家华顶山岳父家去，去宿到天亮么，明朝日里我好上皇城，去找我家母舅。”跑了几条路，又不对头，“啊哟，究竟走哪条路？”总摸不上六里街口，跑到河边上一望，河里一条船，船头上一盏灯笼挂了高头，这船上有人了，我来喊了：“船上可有船夫啊，船上可有船夫啊？”听见一喊，两个船夫就对平几板高头一站，“你做底高格？”“船夫，我请问你：从堂上六里街钱庄，也就是我家岳丈华顶山老大人家去，走哪堂子去，走哪一条路才对。”“你是？”“我是他家小婿，他家小姐爱珠就把我了，我就叫柳树春。”格两个船夫对他望望，“啊哟，你是姑爷，姑爷啊，我们是你家岳父家里格家佣，家里马断了料了，我们进城来买马料格，夜里不曾来得及家去，船靠了这里。来啊，局气不丑，船上有两壶老酒，上我们船上来，弄点酒吃吃，炒点饭你吃吃，拿肚子吃饱了，明朝早起好开船家去。”

柳树春一想，怎这么巧，我又不认得，我家丈人还有船来堂河边上。用接脚板一打，他到船上去格。这可是他家丈人家格船啊？不是的，是湖广京洲京骗子，专门骗人卖格。柳树春一上船，船夫拿接脚板一拔，然后拿酒背出来，菜也热热拿得来了。

柳树春从监牢里出来格，肚里也饿，像穷吼，一壶酒只做三四口。这两个人哪里格？一个叫刁龙，一个叫刁虎，专门就做这个生意格，就是湖广京洲京骗子，他就吃这个饭。格肚里酒可好，酒确实倒也可以。这酒壶里可有东西放了下？药放了下。可是拿他药杀得？不是的，肚里有哑药，有缩节药，也有瘫药。这酒就叫瘫哑缩节药酒。

柳树春一吃发狠，蹲平几板上就打滚，越打滚人越小，越打滚人越小，越打滚人越小。柳树春上来身高一丈，腰阔六围，秤高头秤秤不轻，二百三四十斤，现在多大，只好六七十斤。为底高？酒饭有缩节药来下，各个部位总缩小了格，但是人不关事，他不死。格一缩小了，嘴又不好说。为底高？哑格，再又瘫格。它就叫瘫哑缩节药。

刁龙刁虎坏了，船上有猴狲，赶紧拿猴狲头剁啦得，拿猴狲皮剥下来，拿柳树春身上剥得一根纱线总没得，捆了船高头格桅杆上，弄雪亮格刀头子，拿他从颈项里划起，划到脚底，身上划了有几十条血槽槽，再弄长肉药敷了坏个堂子血槽里，拿猴狲皮，再包好贴紧了，捆好了柳树春身上，等它长了两三个月，这个猴狲皮就长了人身上了格。柳树春身上有毛而且也有尾子，再来下爬嘛，尾子来下一摇一摇一摇一摇。可有哪些堂子不坏？柳树春脑子不坏、头不坏、手也不坏。这双手做底高？要留了要钱，不拿他手弄坏了。肇每到一个地方，弄篓子就挂了柳树春颈项里。“畜生啊，要帮我去要钱了，一天要要三百个钱，少一个钱打一鞭子，少两个钱打两鞭子，少一百个钱要打一百鞭子，可晓得？”

柳树春在接脚板高头，眼泪叭嗒，天天总是爬。为底高要爬？他不好跑，瘫格不好跑，再蹲外间要不到许多个钱，天天家去要挨打，打么，嘴里又喊不出来。

不提柳树春来杠遭磨难，再提小姐女千金。

我们单讲马娇蓉小姐，就柳树春送她家一百两银子，赎她家老子格。这个马娇蓉是个孝女，她家老子家去不歇多少时害病，倒死啦得格，因为家里东壁打西浪，有竹搁没得望，相当穷苦，没得钱安葬父亲。小姐马娇蓉二次卖身葬父，这下子把哪买家去格？京都皇城人氏，一人姓方，单名方挺，同缘李氏为婚，夫妻同庚三十九，男女都不曾有，就没男没女，出来发赈救灾格，看见马娇蓉小姐卖身葬父，心上就想：“她只愿为奴为仆格，我拿她买家去，不好做个押头女儿，倒也是蛮好格。”拿出银子来帮她家拿父亲安葬啦得，然后就拿这个马娇蓉带到了京都皇城。

李氏夫人就说：“女儿啊，你福气是前世里修得来格，刚好我家老人去救灾，你正好来杠卖身，我家花钱花钞拿你买家来格，你不能姓马了，哪怕名字不要改，拿姓改啦得，马娇蓉改了姓就叫作方娇蓉，御史府里好安身。

歇了几天，李氏夫人就说：“女儿啊，你才到我们堂块皇城里来哇，你不晓得，外罗城北门二里之遥，有个观音寺，观音寺里面观音菩萨显圣，相当灵验，你也好去谢谢菩萨，卖到一个好人家来了。”小姐心上一想：“格倒好格，我既要去谢菩萨，我也去求菩萨格，我谢菩萨卖到个好人家。我求菩萨，我将来把到个好人家，把到个忠臣后代。”小姐格天子高高兴兴，身坐轿帘到观音寺去求菩萨谢菩萨格。

不提小姐了心愿，前间来了许多人。

许多人做底高？是嘉靖皇帝家格儿子、东宫太子，带了六十个人出来围场打猎格，看见一只凤凰站了格棵松树上。太子千岁就说：“快快快快快，凤凰不站无宝之地，替我拿这棵松树赶紧围困起来。”五六十个人拿起来一围，拿起来一轰，凤凰倒吓溜了得格。溜哪去？一下子溜到观音寺，对观音菩萨门口格佛台高头一歇。太子千岁又追到观音菩萨面前，想去捉这个凤凰，凤凰对外就飞，就溜到观音寺外间来了。等到太子千岁再出来望这个凤凰，已经不知去向，渺无踪影。太子就想：凤凰不站无宝之地，总不见得观音菩萨面前有底高宝贝？打转跑到观音菩萨门口一望，一个绝色体面格小姐跪了来杠，那个就是方娇蓉小姐。

太子千岁仔细对她看看，“喂，小姐怎干体面格，我家父皇三十六正宫、七十二西宫，并起来一百零八宫，这么多宫娥、彩女、舞女，没得哪有小姐干体面法子。请问你小姐，家住何方贵地？尊姓大名啊？”小姐听见他说话轻言巧语蛮和气格，抬起头来对他一望，“奴家住京都皇城里罗城，我家爹爹叫方挺、母亲李氏。”太子千岁一听，“啊，是方爱卿的令爱，小姐啊，你长了竟体面，将来我一定要娶你做夫人。”说到这个话，小姐倒来了脾气喽：“油头光棍，青天白日，你胡言乱语，竟然要娶我做夫人哎，等到我回转府中，

告诉我父母两个人，决不饶恕你当身。”

“小姐啊，你家父母双亲总认得我格。你不相信，我拿这一根腰带把你，你拿家去，你家父母看见这一根腰带就晓得我是哪个。”他拿这个腰带解下来，对小姐手里一塞，他倒走了格。方娇蓉就想，这不是底高坏人，如果是底高坏人，我才间骂了他，他肯定也要骂我，弄不好要动手动脚，家去问问看，究竟这是哪个。

坐轿打转，家去拿事情告诉方挺御史家夫妻两个。方御史说：“女儿啊，拿格腰带把我望望看，把我看看。”小姐将腰带拿下来把方挺一望，方挺一跳多高，“女儿恭喜，贺喜你了，这一根腰带不是普通的腰带，乃水晶碧玉带，只有东宫太子千岁才有。也就是说，太子千岁已经看上了你了。”

方娇蓉小姐闻听到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李氏夫人就说：“大人啊，能够把女儿许配把太子千岁，将来哇，万岁这么大年纪他要崩驾，太子登基，我家女儿就是正宫娘娘，要得心上宽，锅子趁热端，赶紧到金殿面圣。”

方御史一听倒蛮相信，来到金殿，撞钟击鼓，因为不是万岁坐殿格辰光，钟鼓齐鸣，文武百官总到齐了格。万岁就问：“众位爱卿，是哪一位卿家撞钟击鼓啊？明朝早朝都来不及啊？”“万岁，是我微臣撞钟击鼓。”“方爱卿，有何紧急重要事情啊？”“万岁啊，太子千岁看中了我的小女。”肇拿观音寺这一段事情，我们讲经不必重复，就告诉了万岁。

“方爱卿，你把腰带拿来，把我孤家看一看，可是我家皇儿格？”方挺御史亲手拿水晶碧玉带，放到万岁龙须案桌高头，万岁睁开龙目仔细观看，“方爱卿啊，这确实是我孤家皇儿的腰带啊。既然如此，

看到黄道并吉日，等他们两人配成婚。”

这遭方娇蓉就交太子千岁成婚匹配。

不曾歇多少时，嘉靖皇帝格天子来到金殿，众位爱卿：“孤家年纪高大，皇儿已经长大成人，孤家不再为国家事情操心劳碌，我现在就弄皇儿来交接我的皇位。”

格嘉靖皇帝来让位，隆庆皇帝登龙廷。

太子做了皇帝，方娇蓉就成了正宫娘娘。万岁要去早朝，方娇蓉一个人来家，他永远不拿这个柳树春恩公忘记啦得，她卖身卖把方御史格辰光，拿绸布上绣个柳树春，这块绸布一直随身带格，格万岁不来家，他拿这相貌倒又拿出来供起来，而且来杠磕头来杠拜。万岁格天子早朝没得底高事情，散朝早哇，走她后间望好了，她来杠拜一个男格。这个隆庆皇帝肚囊也小，实事求是，看见她来杠拜一个男格，心上不忍。“梓童梓童啊。”底高梓童？皇帝称正宫为梓童。“我孤家也不晓得，你也是有前夫格人。”“万岁，臣妾没有前夫。”“格你这拜格哪个？”“如果不是有前夫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供了来下拜他。”“万岁啊，你冤枉臣妾也，这不是我的前夫。”肇拿这个自己卖身赎父，柳树春素不相识，送她百两银子，为了不拿这个恩情忘记啦得，把他相貌绣了绸布上，她一落里要拜格。万岁就说：“梓童啊，你哨点拿这相貌收啦得。你是君，柳树春是臣，君不拜臣，父不拜子，你拜他没得好处，只有坏处，落底么么，柳树春被你拜杀得也不晓得格，你快点收啦得。”“万岁啊，格我这个恩公就拉倒了？”“梓童啊，你就该姊妹一个，你又不肯拿这柳树春忘记啦得，我孤家倒有个办法，不如拿柳树春当作你格弟弟，你是他格姐姐，你拿终身许配把我孤家，柳树春是皇亲国舅，你看可好。”“万岁啊，格我代替我格弟弟谢主隆恩。”“梓童，明朝我金殿之上就宣布这一桩大事。另外，你拿终身许配把我，你家生身母亲王氏，我也封她为太君娘娘，另外发帑银帮她起太君府。”

小姐闻听到这一声，心总乐到足后跟。

第二天，万岁来到金殿，正要宣布这两桩事情。王门官倒拿一张御状，传到金殿上来了格。这一张御状哪里来格？嘉兴府化子穷秀才花进告的御状，状子上说：“借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柳树春关了监牢里，为底高至今不杀，可保他家姐夫张永林交魏知府要好，总不见得不杀这个人。”

万岁头上看起，一目到底，柳树春杀得人了。“众位爱卿，孤家乃一国之主，有道明君，柳树春究竟有没有杀人，孤家派朝中大臣要到嘉兴府查看清楚，散朝。”

圣天子入宫来到后宫，就拿今朝御状这个事情告诉马娇蓉方娇蓉。方娇蓉就说：“万岁啊，我虽然交柳树春只见过一面，他绝对不会得杀人，无论如何你要救柳树春一条残性命。”“梓童啊，你哭底高呀？你终身许配把我，柳树春交你兄妹，他就是皇亲国舅。孤家爱他，旁人哪个敢杀他？明朝我出赦文，拿柳树春从监牢赦出。另外呢，封你家母亲为太君娘娘啊，帮她起造太君府。”

马娇蓉闻听到这一声，谢谢万岁一个人。

第二天拿这赦文一出，拿这个假柳树春倒赦出来了，实际上是魏知府家大儿子魏立，

拿他倒封了皇亲国舅了。王奶奶眼睛邋遢跑到嘉兴府去报答柳树春，送一百两银子格恩典格，背住魏立格手认他干儿子。

魏汉人总气煞的，我家哥哥坐坐牢倒坐起好处来格，做到个皇亲国舅，又是太君娘娘格干儿子。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要学学哥哥做好事，也修到一个好收成。带了十两银子出去寻好事做了。

格天子跑到肖家园，听见肖家园子里间有人来下喊，“地方救命哦，地方救命哦。”刚好魏汉走到杠，听见里间喊地方救命，他不肯耽搁，拿园门哐当一杠，看见里间一男一女都有三十来岁，拿一个十四五岁格小姑娘，揿了板凳高头，弄刀对她颈项里要戳，所以小姑娘喊地方救命。魏汉跑到杠一把拿刀就夺啦得，“你为底高杀人啊？”“关你底高事？她是我家妹子，我杀关你屁事。”“狗贼，你个狗贼，你惨无人道，人面兽心。你既然交她兄妹，你为底高要杀她？”

揿了板凳高头格小姑娘，走板凳高头也滚下来，跑到魏汉面前，朝他面前一跪，  
“恩公啊，多谢你今朝救了我，我永远也不忘你恩情。”

“小妹妹，这个可是你哥哥？”“他是我家哥哥，他叫肖道成。这我家嫂嫂，她叫刁氏，我就叫肖金花。”“他们为底高要杀你？”“我哥哥嫂嫂，桩样不会，赌钱老内，拿钱总赌啦输啦得，没得钱赌了拿家里格水车总卖啦得，还亏人家格钱。他们肇没得办法，就逼我去卖身。我今年才十五岁，我又不肯，他们就要杀我。”“你格狗贼倒有出息格？夫妻两个赌钱赌了不得过身，叫十五岁格妹子去卖身接客。”“关你底高事？”“不关我事，你晓得我老子是哪个？我家父亲乃嘉兴府知府魏大人，我家哥哥皇亲国舅，太君娘娘格干儿子，我可好管你啊？”

夫妻两个闻听到这一声，魂灵冒到九霄云。
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二少爷饶恕我当身。

“肖道成，下回可赌钱？”“不赌钱。”“可逼妹子去接客？”“肇不逼妹子去接客，我在今世里总不赌钱喽。”“知错就改也算是好人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少人家多少钱？”“可保要十两银子才还得掉了。”“我身边正好有十两银子，我就送把你去还亏空。”

嘴说这话，把十两银子拿出来格。“你们只要改邪归正，蹲家好好过日子。我明朝还来，我明朝再送十根金条把你家。”“少爷，格倒太对不起你哩。”“拿亏空先去还啦得，我明朝再来。”

二少爷走了格。人家说最毒妇人心，确实不假啊！刁氏这个泼妇不是好人啊，“丈夫啊，我们遇到财神菩萨哇，今朝送我们十两银子不算，明朝还有十根金条送把我们了，才间我看见格呢，二少爷手上一副玉镯头，好值三千两银子，身上一身新衣裳裤子，也好值到二十两银子。明朝只要等他来，我们如此如此设计设计，就可以发到一大笔财哩。”

第一天，二少爷魏汉把十根金条拿过来格。刁氏就说：“二少爷，我们手长衣袖短，要说忙点底高好格你吃吃么，又没得格钱，这有水酒几蛊，你开怀痛饮。”提到吃酒，魏汉格人是头把手，不是弄杯子吃格，弄大海碗，像穷吼，一碗只好两口，一下子吃上五大碗酒。不晓得这夫妻两个丧尽天良，叫恩将仇报，来酒肚里放了很多很多的蒙汗药来里间，哪晓对下一吃，曾歇歇歇，格魏汉底高腔调，药性发作了不得，

一头栽倒地埃尘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夫妻两个拿他玉镯头抹下来，身上新衣裳裤子脱下来，把绳子拿得来，就把这个魏汉两个手拿起来一捆，两个脚拿起来一扎，门杠拖得来，伸了手和脚格当中。夫妻两个带了板锹，

抬了魏汉就动身，乱坟场到面前呈。

拿他抬到乱坟场，挖一个大潭头，手脚又哨，拿魏汉对潭头里一撂。

提到魏汉来历不小，上界武曲星宿临凡。

魏汉等等险要挨丧残生，一位老祖早知闻。

八公山罗旋老祖早已算到，“啊呀，我和魏汉有师徒之份，他将来要帮他家哥哥柳树春，攻打白骡山寨，要封到勇敢无敌大将军。我不去救他，哪个去救？现在不去，更待何时。”随手吩咐坐骑将身一抖，变作斑斓猛虎的模样不丑，一阵虎风，对乱坟场一攻。夫妻两个一看，命总吓断。刁氏说：“丈夫，快点溜啊，这个瘟老虎来了呱，快点溜。”

夫妻两个只是跑来只是溜，腰巴子弯了像秤钩。

总共曾溜出去三十步，倒跌拉十来个大跟斗。

门杠也不要喽，锹也不要喽，倒溜啦得格。老虎拿这个魏汉从潭头里拎上来，拿他一下子驮到八公山。因为他这个蒙汗药酒吃得委该多，哪晓得一路上熟嘎熟，倒当真拿他熟杀了得格。罗旋老祖大显神通，用九死还魂草追魂草，一下子追到鬼门关，拿魏汉真魂追了打转。

魏汉真魂入得窍，苏苏醒醒转还魂。

魏汉转还魂，浑身肉酸疼。

行走好几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“魏汉，我和你有师徒之份。因为这个肖道成是天上破败星宿临凡，刁氏是丧命星八败命扫帚星投胎，他们和你是前世来冤家七世里对头，你怎好去救他们啊？你这个金条银子白白险送把他们格。你蹲我堂山上，将来要帮你家哥哥柳树春打仗，

旁的地方不好蹲，我山寨上面好安身。

不提魏汉挨罗旋老祖救了去格，我们单讲柳树春公子。肇人不像个人，猴狲不像个猴狲。要是人，头倒是人头，身段是猴狲格身段，长毛，有尾子；说他是猴狲啊，他又是人格头，这个东西就叫三不像。

格天子刁龙刁虎，拿船撑到哪里？苏州三塘桥脚下，拿船靠下来格，弄两个篓子对柳树春颈项里一挂，“畜生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是个繁华格堂子，相当闹热，人也多，要千个钱不济事啊。今朝要帮我要两千个钱，少一个钱打一鞭子，少三百个钱要打三百鞭子。”

柳树春从格接脚板上间慢慢爬上去格，格街上又脏，人家倒格龌水嘎些，人也臭杀得了，他总走格肚里爬啊。

格天子爬到哪里，要钱要到底高堂子？春来茶馆店门口，格些看热闹格人么又多，可要喊啊：“沈姑娘，沈姑娘，出来望这个三不像，好看了，来堂要钱了。”沈姑娘是哪个？就是柳树春的第八位夫人沈月姑。听见说看这个三不像，她也出来格。因为茶馆店生意也好，她就拿出十个钱来，用金钱法对柳树春篓子里一撂，格十个钱就并排垛了下，一点总不散，而且柳树春怕难为情，头一落里低了杠格，反正来地落爬，望望篓子里十个钱笔崭笔齐垛了下心想：这个人家手脚怎更大格，一般人家撂嘎个钱，客气点格人家么顶多撂嘎二三个钱，了当不得了格，这人家撂十个钱。抬起头来一望，认得格，来她楼上五六个月，嘴上不好说，心上就晓得，“啊呀，这不是我的第八房夫人沈月姑？拗气不要她格钱，拿十个钱从篓子拿出来，也用金钱法往沈月姑手里一塞。格他怎会金钱法格？因为他来沈月姑楼上没得事，沈月姑教过他。沈月姑一望，“啊咿喂，这个畜生也会金钱法格么。”柳树春听见自己夫人——妻子总喊他畜生，心如刀绞，沈月姑拿钱塞到他篓子里，他又塞到她手里。沈月姑拿钱塞到他篓子里，他又不要，又塞到沈月姑手里。沈月姑说：“畜生你嫌少，可是的？”柳树春只是摇头，眼泪千双下，做手势，他要文房四宝，纸砚笔墨。他要写，他格手好格。“哦，畜生也会写字？”来看热闹格人多啰，总说：“沈姑娘，你拿纸头拿笔把他写，看他会写起底高东西来？”

取来文房四宝、纸砚笔墨等他写格。他在写他住哪里？他叫底高？他怎得到这个腔调格？你沈月姑是他第几位夫人？”写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写好之后，连纸连笔对沈月姑手里一塞。

沈月姑拿起来一看，头上看起，一目到底，“啊呀，

你不是张三非别个，还是我的丈夫小官人。

丈夫，你怎到这个腔调格？”也不怕他身上脏，赶紧就拿这个柳树春对怀府里一捧，捧了怀府里边非小可，抱到茶馆店对她床上一摆。

看热闹格人说：“啊喂，这沈姑娘平常最清爽格，怎拿干脏格东西抱了摆床上格？”也有管闲事就说：“人来世上发财竟不嫌多，茶馆店生意干好，她拿人家要钱格三不象又弄家去格。我们去喊，拿船上人喊得来。”

肇去喊刁龙、刁虎，刁龙、刁虎听见说发财格东西没得格，个哪肯歇，个人拖把刀来了格，对茶馆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哪里的妖道，断了我们财路，可拿我们三不像送出来？”

沈月姑是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拖把单刀从茶馆店跳出来格，“你个狗贼，奴家一个好好丈夫，把你们弄做这个腔调，我哪肯容情你们。”

小姐和刁龙刁虎来动手，晓得果有命残生？

一个女格打两个男格，按道理她是何仙姑格徒弟，本事不推板，因为才间一发急，倒象弄不过这个刁龙、刁虎了格。旁边有个老和尚来杠望好了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两个男格打一个女格，倒算事情。我倒来看看哪个本事好，哪个要推板一点。一望，小姐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赶紧跑到前间：“唉，你们两个男格倒算事情哩，打这个女格个人啊？”“秃驴，关你底高事啊？”“你不要出言不逊，我秃驴不是你骂格，你们为底高要打她？”“她断我们财路，拿我们要钱格三不像抱家去摆她床上，我们要我们的东西。”“你这个小姐么也不好，光棍不短柴米路，你拿他们要钱格东西抱家去，摆你床上算底高？”“老师傅，这个不是底高三不像，可是我家丈夫啊。”“怎得是你家丈夫格？”“你们拿格东西要钱格，可是他家丈夫。”“秃驴，你信他瞎说，哪家人身上也长毛了，这东西叫三不像，不是他家丈夫。”“小姐你不要看错了人啊！人身上不长干长格毛，不长尾子。”“老师傅，格个确实是我家丈夫。你如不相信，才间他写个东西也来堂，我把你看。”沈月姑就拿柳树春写格东西把和尚看格，和尚一看，一跳多高：“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。徒媳，你不要担心害怕。

你家丈夫柳树春，他是我格小门生。”

这和尚是哪个？柳树春家师傅三塔寺当家师傅永远长老。“两个狗贼，你两个狗贼，我一生一世当中，我带到这一个好徒弟，竟拿他弄做这个腔调啊。

今朝等我来动手，你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跑到前面一把背住刁龙，拿他一只脚对自己脚下踏，两个手吃亏，拿过只脚出劲对上间一背，不分细啊大，拿刁龙一撕两半个；不斜不欠，就像杀猪匠开片。“狗贼，阴司地府等你相相，阎王是你好爹爹，等你到奈河桥下去摸鱼虾。

不做你个娘舅并老表，老子帮你把家分。”

刁虎看见哥哥挨撕杀得嘛。格你哨点死走啊，还要帮报仇哩：“你格秃驴，你格秃驴，秃驴啊，

你今朝拿我家嫡亲哥哥丧残生，我要做伸冤报仇人。”

“狗贼，你要追你家哥哥了呢？你要和他同走，我送你早点动身啊。”就拿这个刁虎不分细啊大，也一撕两半个。

管闲事的人说：“不得了了哇！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，怎杀生害命，撕杀两个人。”

急急忙忙就动身，报与老爷早知闻。

县官老爷吴彬，听见说人命关天，赶紧吩咐衙役拿永远长老带上公堂。吴老爷就说：“你这位师傅啊，你出家之人，你应该行善积德，你为底高杀生害命？”“老爷，我晓得我犯了法格。我情愿伏法，你怎么判我？”“师傅啊，提到刁龙、刁虎是江湖上格骗子，专门骗人卖格，但不过他再不好点，轮不到你拿他弄杀得啊。”“老爷，我晓得我犯了罪，格你判我。”“老师傅，你为老百姓除拉两个祸害，乃有功之人，但是这两个人不应该被你弄杀得，所以你也有罪过啊。要说功罪相抵么，下回拿人弄杀得总不好追究，所以我本县对你从轻发落。

衙门口示众一个月，放你师傅转山门。

再弄他去示众，一个月满了格。来到茶馆店里，沈月姑就说：“师傅，我家这丈夫身上总是毛，夜里我和他困做堆，我总不敢霍他人，总害怕煞得。你帮他拿身上毛也弄啦得。”“徒媳啊，不是说坍台格话，这个毛不晓得怎长到身上去格，我确实没得这个本事啊。”“师傅啊，师徒如父子，这点总不帮忙。”“徒媳，我没得办法。”“没得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。”“不要叫，我没得办法，带他上我家师傅身边去。”

随手做对手，拿柳树春带到永远长老家师傅身边。哪个？八公山罗旋老祖。找到罗旋老祖，罗旋老祖就说：“徒弟，我没得办法，不晓得他吃得底高东西，怎长到这个死腔格？”“师傅啊，无论如何要帮忙。”“没得办法呢？”“没得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。”“啊呀，不要叫，带他上我家师傅身边去。”罗旋老祖家师傅来哪里？威灵山红云老祖。

一带带了去，红云老祖一望，“徒弟啊，你们晓得柳树春吃得底高东西？”“师傅，我们不晓得。”“不晓得我告诉你们啊？他吃格叫瘫哑缩节药，所以人瘫格、嘴哑格，他缩节，身上各个骨头、各个部位都缩小了。”“师傅啊，格可有办法？”“怎没得办法，没得办法也做你格师傅？他吃格是瘫哑缩节药，我堂有脱胎换骨药，一吃就好格。”

肇拿脱胎换骨药拿得来，弄开水浸开来，把柳树春拿起来一吃，曾歇到五分钟格辰光，柳树春来地落打滚拼命打滚。滚了越哨，身上格毛抛了越哨，滚了越哨，身上格毛抛了越哨，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，身上格毛倒总滚抛啦得格。不但毛抛啦得，而且人变长了变高了，也变粗了，就恢复到原来格腔调。为底高？他吃得这个脱胎换骨药格。就是嘴不好说话，还是哑格，红云老祖拿出六神丹来，泡开来把柳树春吃下去，才只三分钟，柳树春能开口说话。

柳树春双膝跪了高山上，谢谢师太救命恩。

“柳树春，你是天上安国星宿临凡，派来保大明万里江山，你不能蹲我山上啊，你赶紧回转嘉兴府，拿八位美人齐集起来，赶上京都皇城，皇城里马上要开考了哇。”

柳树春谢过师太。来到嘉兴府，首先去打了沈员外招呼，说：“岳父啊，千怪我来万怪我，都怪我柳树春一个人。因为我夫人多哩，如果沈月姑生到二子，总有一子继承你沈家后代。”沈员外一想：“木已成舟，还有底高话说哩。”

柳树春再拿八美，连同安童柳兴和小桃梅香，统统带上京都皇城，到娘舅张国寿朝房里宿下来。红云老祖料事如神，有白骡山强盗，这个白骡大王招到喽兵有三千五百多个，拿战书打到金殿，要叫万岁派能人去和他交战，若无能人出战，——

兵将反到午朝门，你铁打龙廷坐不成。

白骡大王拿战书打到金殿，问问文武百官，没得哪肯去提兵调将打仗，为底高？不怕打外仗，就怕打内战。

文武百官个个跪了金殿上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“可怜啊，你们太平年岁官上加级总嫌小，战乱年岁怕出征。

孤家格江山现在如同风中烛，出不到扶皇保驾人。”

六部大臣赶忙保本，“万岁，你不必龙眼加泪，皇城里没有能人，现在可以拿皇榜高挂，

到十三省去招贤纳士，只要考到一个武状元，就好叫他去领兵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随手吩咐御史官书写皇榜。心上就想：“我孤家才做皇帝格，要开考不如开文武考。

皇榜高挂十三省，要考尽天下武共文。

皇榜对外一挂，考童生纷纷赶上京都皇城。皇城怎么考，先文后武。有柳树春来娘舅家朝房里间，先到文考场一考，龙门高跳，头名状元。跟上去皇上又开武考。因为他是安国星宿临凡，来到武考场，有马上不会马下的，有会长的不会短的，有会硬的不会软的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各人拿各人的本领，考到最后又是柳树春本事最好。圣天子龙颜大悦。

柳树春前来听封赠，文武状元你当身。

“柳爱卿，孤家这次开考主要是为擒白骡山强盗，孤家封你灭寇元帅，赐你精兵三千前往白骡山寨，去捉拿山贼，待等班师回朝转，官上加级重封赠。”

看到黄道吉日，你就好提兵调将动身行。”

格天子散朝，万岁来到后宫，马娇蓉就问：“万岁，你天天来下忙了考啊考，考试可曾结束？”“呀，提到这话，梓童啊，往常送你百两银子家去，赎你家父亲格，可是叫柳树春？”“是的。”“这一次开文武考啊，文状元也是柳树春，武状元也是柳树春。就他个人，不晓可就是你格恩人，我拿他传到后宫你倒望望看，你可认得他？”“我认得格，他格相貌我一落里绣了绸布高头了。”

肇拿柳树春传到后宫，马娇蓉一看，“万岁，这个就是我的恩人，就是他送我一百两银子格。”万岁就说：“柳爱卿，你现在是皇亲国舅，我和你亲不过嫡，嫡不过姊舅啊。”柳树春赶忙启奏：“万岁啊，我不是皇亲国舅，嘉兴府坐牢格是魏知府家长子魏立，你封格是他，不是我啊。”“柳爱卿，格怎封到他格？”“因为好了魏立代替我坐牢，我才得走监牢里出来格。”“柳爱卿，自古至今能够代替旁人坐牢格人确实少有，孤家封他为皇亲国舅，应该说也是应该格。格既然孤家封了，就没得更改。现在孤家封你也是皇亲国舅，征剿白骡山寨，要为我孤家出力。”柳树春闻听这一声，想想不错半毫分，看到黄道吉日，战鼓敲得叮铃咚。

点起三千马和兵，八美随军一同行。

柳兴担任前部先锋，逢山开道，遇水造桥，为大兵铺下前进道路。来到白骡山外面二里之遥安营扎寨，战书打到山上约时交战。柳兴先锋官先行一步，来到前间讨战。山上总军参谋、铁门杠宋文彩来到前间。柳兴一看，“呀，你个狗贼，你就逃到堂块啊，你杀啦花琼千岁，逍遙法外逃到堂高山上落草，招兵买马，囤草积粮，你也得了，速速下马受绑，饶尔性命，

如有三字两不肯，鬼门关就来你面前呈。”

宋文彩和柳兴交战，柳兴哪是宋文彩格对手啊，吃了败仗溜到营盘告诉柳树春。柳树春晓得宋文彩来堂块，浑身披挂来到战场。“宋文彩，宋文彩，我和你结拜生死弟兄，不晓得你惨无人道，人面兽心，杀啦长兄，杀啦哥哥花琼千岁，你逃到堂块来，下马受绑，饶你性命，

如有三字两不肯，你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宋文彩也作最后垂死挣扎，和柳树春来打，格他哪是柳树春的对手，柳树春用钢刀拿起来一揩，宋文彩就对马底落一栽。柳树春不肯耽搁，

吼叫一声来动手，绳子捆绑了紧腾腾。

随手拿宋文彩打入囚车之内。格为底高不杀他？因为嘉兴府杀人案子不曾审得清，所以要留一个活口。

单讲到白骡大王。这个骡子精听见说总军参谋宋文彩挨打入囚车，赶紧就来讨战，要想救宋文彩。八美和小桃就说：“元帅，我们随军听用未立寸功，我们要来帮打仗。”九个女

子上山，白骡大王看见九个女格来了格，嘴拿起来一张，“呼”一口黄烟。这肚里呢，有熏香毒药格，闻闻喷香，实际上是毒格。骡子精研究这个东西，可以说有二百多年。八美人个个花闪蓬蓬打喷嚏，小桃走了最后不曾挨熏得到，赶紧溜到山下。八美打打喷嚏总对山上一倒，好了掠阵格人看见了，肇拿八美救到山下。说活又不活，说死又不死，柳树春急得没办法，就眼泪叭嗒唉声叹气，八美好不容易和我团圆，现在怎弄到这个腔调。

安国星宿叹了口气不非轻，罗旋老祖早知闻。

罗旋老祖拿魏汉喊到身边：“魏汉，你好去帮你家哥哥柳树春打仗了。他征剿白骡山寨，你家八个嫂嫂把骡子精熏香毒药熏昏过去格，你带八粒大神丹。你拿这六神丹带去呢，可救到你家八位嫂嫂性命。”“师傅，我有底高本事去帮打仗？”“你现在有本事哩。”“但不过他是精怪骡子精，修道修了九百三十八年。我这里有照妖镜一面、斩妖剑一口，可以去捉住精怪。”

再带了宝贝下山，来到营盘见到柳树春，拿免战牌脱啦得，有魏汉主动去讨战。格天子这个骡子精，晓得有能人来了格，赶紧来到前间和魏汉交战。魏汉哪打得过骡子精，只打了两个回合四个照面要吃败仗。他手脚又哨，就拿照妖镜拿起来一照，骡子精从马高头一个跟斗栽下来。一栽下来，来地落就打滚，打打滚，就现了原身，一只大大白骡子，总有一千多斤，嘴一张骡子呼熏香毒药对外直喷。魏汉好了手脚哨，对后一退，不曾熏得到，不曾喷得到他，魏汉手拿斩妖剑几个箭步跑到它身边，手起剑落，咔嚓，就拿骡子精腰分两段。山上格些喽兵一看，“我家大王也是个精怪啊，我们快点走啊。”魏汉说：“不要走，这领兵主帅乃柳太师之子柳树春。”大家听见说领兵元帅，是柳太师之子柳树春，“格我们不走，愿意改做官兵，跟柳元帅进京。”然后放火烧山，

山上竖起了太平牌，向后不准躲强人。

有八美么吃得六神丹也总恢复健康，肇拿囚车解到京都皇城，柳树春先到金殿交过旨，“征剿白骡山寨现已打转。”“爱卿，你乃有功之臣。”“万岁，嘉兴府杀人案子不曾得澄清，现在有宋文彩被我捉住得格，打入了囚车来午朝门外候审。”随手万岁发下圣旨，交刑部三司三拷六问。宋文彩也晓得不好，他也承认了格，人是他杀格，连夜拿凶器带走格。再拿宋文彩拖到午朝门外，曹字口过刀问斩。

拿这狗贼丧残生，最后不曾有好收成。

柳树春就说：“万岁，这次打得胜仗，不是我个人能打胜仗，有我家堂弟弟魏汉也出得很大的力，不是他，也不能拿精怪除啦得，他也是有功之臣。”

圣天子龙颜大悦，既然有功，孤家就要来封。

魏汉前来听封赠，封你勇敢无敌大将军。

魏汉赶忙启奏，“万岁啊，功劳最大么，应该是我家干哥哥柳树春，也不应先封我，应该先封他。”圣天子龙颜大悦，该应孤家江山稳，出到擎天柱一根。柳树春，柳树春，你是文武状元，今天来加封于你。

文武状元加封赠，子顶父职受皇恩。

那时柳尚杰底高官职？是个文宰相，所以万岁还要加封他。

柳树春前来加封赠，逍遙王之职你当身。

“万岁，格我有八位美人也请你帮封。”哪八位？有华爱珠、柴素珍、田素日、田素月、张金定、陆翠娥、陆素娥、沈月姑都被召到金殿。

“八美前来听封赠，都是一品正夫人。”

肇又呢，拿柳树春母亲张氏太太，加封为太君娘娘。他和魏汉都要求回转家中荣宗祭祖。柳树春荣过宗祭过祖，来到京都皇城。

再提魏汉，心上一想：“我送十根金条，十两银子把肖道成格，这个人家竟要拿我去活埋啦得，我倒要去望望这个人家看。”跑到这人家一看，这人家赌钱，赌到底高程度？夫妻两个就拿十根金条输啦得，拿玉镯卖格钱三千二百两银子也输啦得，衣裳裤子卖到格钱也输啦得，最后输了没得钱，亏上一身格债，又逼妹子肖金花去接客，妹子不肯，竟拿妹子又杀啦得。魏汉气了三孔生火七窍冒烟，吩咐手下之人，三箍头麻绳，七箍头担绳，拿得来横一拗竖一拗，拿夫妻两个捆了就象稻种包，解到京都皇城交刑部三司审问。到最后拿这夫妻两个，送到午朝门外曹字口。

一刀一个丧残生，最后不曾有好收成。

不提赌钱鬼也挨杀啦得格，魏汉格天子也到京都皇城保驾了。柳树春就说了：“柳兴啊柳兴，你也跟我干长时间了，我看小桃倒也不丑，明朝我到金殿之上帮你保一本，封你点官职么好等你去坐衙门，和小桃配成婚。”

柳兴闻听这一声，心总乐到了足后跟。

第二天早起五鼓三点，圣天子坐殿，文武百官都来朝驾，文官爬上金銮殿，武官站到牡丹亭。万岁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，“各位老贵公、各位老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速速卷帘退朝。”柳树春赶忙启奏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奏来。”“柳爱卿有何本章速速奏上？”“万岁，我格安童柳兴，跟我吃尽千辛万苦，你要封他点官职，把点好处把他。另外请你万岁从中为媒，拿小桃终身许配把柳兴。”圣天子一听是龙颜大悦：

“柳兴前来听封赠，带刀指挥去坐衙门。”

小桃前来听封赠，带刀指挥家正夫人。”

柳树春格天子夫妻九个团圆了，华爱珠小姐拿移墨珠拿出来，交到柳树春手里，“大人啊，你肇是皇爷千岁喽，先前你拿移墨珠到我家典当里当，才引起了你打闹华府，我才弄《八美图》和你调换到这个移墨珠格，现在我这颗移墨珠还把你。就是呢，我家也有父亲母亲，也要请万岁封下子，肇还有八美家每一个人家父母，总要请万岁帮封。”

柳树春统统奏于万岁。拿男格全部封做自在臣相，女个都封做一品夫人。自在臣相是底高？就是活计不要做，一落里不要操累劳碌，吃国家格粮，拿国家格钱。

有张氏太太就说：“儿啊，你现在夫妻九个团圆，有八美和你成婚匹配，也是前世里修得来格福气，又经历了许多惊险曲直动人的事迹，才到如此地步，明天早朝，我要亲自上殿启奏万岁，拿你们夫妻九个团圆，当移墨珠大闹华府，得到八位美人，从前到后写一部忠孝宝卷，好蹲东土里劝善。”

第二天早起，有太君娘娘张氏亲自来到金殿。就拿这事情从前到后告诉万岁。万岁一听龙颜大悦，就吩咐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写起了一部忠孝宝卷，就叫《嘉兴八美图》，传流来东土到如今。

众位，忠孝宝卷《八美图》讲到现在为止，也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拜送落难星宿上九霄。

佛头当中坐，善人两边排。大众帮和佛，一齐免三灾。对不起你们。